



古今忠孝奇觀



上海大圖書公司發行

# 古今第一奇觀卷一目錄

古今第一聖帝	一
古今第一明君	二
古今第一昏君	三
古今第一暴君	四
古今第一情帝	五
古今第一懦君	六
古今第一賢臣	七
古今第一忠臣	八
古今第一功臣	九
古今第一謀臣	一〇
古今第一孤臣	一二

古今第一諍臣	一三
古今第一亂臣	一三
古今第一佞臣	一四
古今第一叛臣	一五
古今第一讒臣	一六
古今第一名將	一七
古今第一猛將	一七
古今第一死將	一八
古今第一智將	一八
古今第一福將	一九
古今第一女將	二〇
古今第一奇兵	二〇
古今第一替主	二一

古今第一權奸	二二
古今第一賢后	二四
古今第一美后	一五
古今第一妒后	一五
古今第一罪后	一六
古今第一暴后	一七
古今第一妖后	一七
古今第一醜后	一九
古今第一賢妃	一九
古今第一貞妃	三〇
古今第一美妃	三〇
古今第一貴妃	三一
古今第一毒妃	三一

古今第一賢父	三二
古今第一慈父	三三
古今第一賢母	三四
古今第一慈母	三五
古今第一後母	三六
古今第一庶母	三七
古今第一孝子	三八
古今第一逆子	三九
古今第一敗子	四〇
古今第一孝女	四三
古今第一怨女	四三
古今第一烈女	四四
古今第一蕩女	四五

古今第一慈姑	四七
古今第一惡姑	五〇
古今第一賢媳	五二
古今第一狡媳	五三
古今第一賢兄	五四
古今第一愚兄	五四
古今第一惡兄	五六
古今第一義弟	五八
古今第一愚弟	五八
古今第一傲弟	六〇
古今第一賢姊	六二
古今第一愚姊	六二
古今第一毒姊	六四

古今第一賢妹	六五
古今第一嬾妹	六七
古今第一惡妹	六八
古今第一良友	六九
古今第一益友	七〇
古今第一信友	七一
古今第一死友	七二
古今第一俠友	七二
古今第一奇友	七三
古今第一密友	七四
古今第一愁友	七五
古今第一損友	七六
古今第一惡友	七八

# 古今第一奇觀卷一

## 古今第一聖帝

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誠以堯之德。克配乎天。則堯操帝德之極矣。試詳述之。蓋帝堯陶唐氏。高辛氏次子也。母慶都。有赤龍之感。孕十四月而生堯。自幼育於母家。年十三。佐帝摯。封植。受封於陶。復封於唐。故曰陶唐氏。越三年。摯荒淫無度。諸侯廢之。乃尊堯爲天子。堯既卽位。恐民情壅塞。乃置敢諫之鼓。使天下得盡其言。立誹謗之木。使天下得攻其過。翌年。有黃髮老人曳杖而入都。猛擊諫鼓。堯聞而垂詢焉。老人無語。曰。帝自猛省也。堯曰。咨。老人天下之大。萬民之衆。得勿一語難賅乎。老人曰。然。杖而去。堯於是閉目思過。恍然如有所悟。乃周流方嶽。存鰥寡。振荒歉。一民飢。則曰。我飢之一民。寒。則曰。我寒之一民。罹於辜。則曰。我陷之。戰戰慄慄。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民皆戴之。如日月。愛之。如父母。是以遊於康衢。有童子引吭歌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又有老人擊壤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且嘗觀於華。封人祝曰。使聖人富壽多男子。綜核其德。有曰。帝之爲君也。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舒。黃收



純衣。彤車。白馬。茅茨不剪。樸桷不斲。素題不斲。大路不畫。越席不緣。太羹不和。粢食不穀。藜藿之羹。飯於土簋。飲於土鬲。金銀珠玉不飾。錦繡文綺不展。奇怪異物不視。玩好之器不寶。淫佚之樂不聽。宮垣室屋不墜色。布衣掩形。鹿裘禦寒。衣履不敵。不肯更爲。卽此以觀。前古後今。孰於懿美。至若禪位於舜。不以天下自私。又見帝德爲至極矣。

## 古今第一名君

開嘗讀史而綜核上下千古凡爲人君者或以忠厚稱或以仁德稱或以慈愛稱而求有所謂明君者實不概見有之其惟唐太宗文武皇帝乎太宗爲高祖次子方四歲有書生見之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其年旣冠必能濟世安民書出辭去乃探其語名世民年十八佐高祖以除淆亂化家爲國是有乘勢之明也旣卽位宴羣臣語德彝曰戡亂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隨其時是有按時之明也戴胄執法前後犯顏敢諫言如涌泉太宗皆從之天下無冤獄是有信任之明也將軍長孫順德受人餽絹事覺太宗於殿庭賜絹數十匹大理少卿胡演以爲不可太宗曰彼有人性得絹之辱甚於受刑如不知愧一禽獸耳殺之何益是有反擊之明也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數延見問民疾苦政事得失是有愛民之明也信魏徵之言而罷嶺南之師聽乾祐之諫而恕仁軌之刑是有納諫之明也至若用長孫無忌房玄

齡。杜如晦。虞世南。魏徵。李綱。李靖。李勣。蕭瑀之諸大臣。言無不聽。聽無不行。是有知人善任之明也。他如平突厥。征高麗。討龜茲。和吐蕃。中原既定。四夷亦服。是有略地征戰之明也。要之除濬之亂。比迹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自古迄今。君道之明。未之有也。雖其好尚功名。而不及禮樂於父子兄弟之間。不無慙德。然亦不足以此而遂沒其明君之稱。

## 古今第一昏君

從來世之所謂昏君者。每曰桀紂。析而言之。紂之昏。大過於桀。蓋紂資辯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爲皆出己之下。而不知此卽入於昏之基也。紂性汰侈。好酒色。始爲象箸。箕子歎曰。今爲象箸。必爲玉杯。玉杯象箸。必將食熊蹯豹胎。他又將稱是王。求足欲。天下殆哉。是箕子已以昏君決之矣。及伐有蘇氏。獲妲己。嬖之。其言是從。所好者貴之。所惡者誅之。於是使師涓作朝歌北鄙之音。北里之舞。靡靡之樂。造鹿臺爲瓊室。玉門。三年乃成。厚賦斂以實鹿臺之財。盈鍾橋之粟。益收狗馬奇物。充拓宮室。益廣沙邱苑臺。大聚樂戲於沙邱。以酒爲池。懸肉爲林。男女裸相逐其間。宮中九市。爲長夜之飲。諸侯有叛者。妲己以爲罰輕誅薄。故威不立。乃重爲刑辟。爲熨斗。以火燒熱。使人舉之手爛。更爲銅柱。以膏塗之。加於炭火之上。使有罪緣之。足滑墜火中。與妲己觀之大樂。

名曰炮烙之刑。紂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爲三公。九侯有女入之。紂女不喜淫。紂怒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強辯之疾。并脯鄂侯。又剖孕婦視其胎。斬朝涉之脛視其髓。西伯聞之竊嘆。紂知乃囚西伯於羑里。微子數諫不聽。遂去箕子。諫亦不聽。乃被髮佯狂而爲奴。比干極諫。紂大怒曰。比干自以爲聖人。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遂剖視之。嗟乎。三仁之諫不聽。國祚將亡。又曰。我生不有命在天。彼昏至此。宜其身自燔死。夫復何言。

## 古今第一暴君

天下之言暴君者。必曰暴秦。秦王政恃其富強。滅六國。并天下。自以爲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因號稱始皇。於是築長城以防胡。營阿房以娛樂。重賦稅。施虐刑。車裂假父。囊撲二弟。迂母於雍。殘戮諫士。暴實極矣。惟恐民之叛己也。收天下兵器。以鑄爲金人。慮民之議己也。焚詩書百家。以塞其民智。時有侯生。盧生。相與譏議。始皇聞之。大怒曰。諸生或爲妖言。以亂黔首。使御史按問之。諸生轉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嗚呼。暴矣。宜有張良博浪之擊。荆軻匕首之刺。惜皆不中。是豈天之助政爲暴乎。而非也。迨其後東巡至沙邱而崩。猶死於道路也。至國祚至二世而亡。雖虎狼之秦。忽焉淹滅。亦未始非天之疾其暴虐。而有以速之也。

## 古今第一情帝

唐開元中。泰階星平。四海無事。明皇在位歲久。倦於旰食宵衣。政無大小。始委於右丞相。深居遊晏。以聲色自娛。先是元獻皇后武淑妃。皆有寵。相次卽世。宮中雖良家子千數。無可悅上目。上心忽忽不樂。時每歲十月。駕幸華清宮。內外命婦。燭燭景從。浴日餘波。賜以湯沐。春風靈液。澹盪其間。上心油然而。顧左右前後。粉色如土。詔高力士潛搜外宮。得宏農楊元琰女於壽邸。旣笄矣。鬢髮膩理。纖穠中度。舉止閑冶。如漢武帝李夫人。別疏湯泉。詔賜澡瑩。旣出水。體弱力微。若不勝任。羅綺光彩。煥發轉動。照人上甚悅。進見之日。奏霓裳羽衣曲以導之。定情之夕。授金釵鈿合以固之。又命戴步搖垂金璫。明年冊爲貴妃。半后服用。由是冶其容。敏其詞。婉變萬態。以中上意。上益嬖焉。時雖有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暨後宮才人。樂府使女。使天子無顧盼意。自是六宮無復進幸者。其叔父昆弟。皆列在清貴。爵爲通侯。姊妹封國夫人。富埒王室。車服邸第。與大長公主侔。而恩澤勢力。則又過之。出入禁門不問。京師長吏爲側目。故當時謠詠有云。生女勿悲酸。生兒勿喜歡。又曰。男不封侯女作妃。看女卻爲門上楣。其人心羨慕如此。皆帝之一種熱情。有以致之也。天寶末。兄國忠盜丞相位。愚弄國柄。及安祿山引兵向闕。以計楊氏爲辭。潼關不守。翠華南幸。出咸陽道。次馬嵬亭。六軍裴回持戟不進。從官郎吏伏上馬前。請誅錯以謝天下。國忠

死。左右之意未快。上問之。當時敢言者。請以貴妃塞天下怒。上知不免。而不忍見其死。反袂掩面。使牽之而去。蒼皇展轉。竟就絕於尺組之下。既而明皇狩成都。肅宗受禪。尊明皇爲太上皇。就養南宮。遷於西內。時移事去。樂盡悲來。每至春之日。冬之夜。池蓮夏開。宮槐秋落。梨園子弟。玉琯發音。聞霓裳羽衣一聲。則天顏不怡。左右獻。三載一意。其念不衰。求之魂夢。杳不能得。眞情人也。適有道士自蜀來。知上皇心念楊妃如是。自言有孝少君之術。明皇大喜。命致其神。方士乃竭其術以索之。不至。又能遊神馭氣。出天界。沒地府。至蓬壺之仙山。與面焉。問皇帝安否。次問天寶十四年已還事。言訖憫然。取金釵鈿合。各析其半。授使者曰。爲謝太上皇。謹獻是物。尋舊好也。並語以天寶十載新七月。感牛女事。密誓心願。世世爲夫婦。言畢。執手各嗚咽。此獨君王知之耳。使者還奏太上皇。皇心震悼。日日不豫。其年夏四月。南宮宴駕。蓋明皇至終老。而無一日不繫情於楊妃。噫。明皇實情之至者也。

## 古今第一懦君

昭烈帝之得天下也。諸葛孔明爲之謀。關羽張飛爲之輔。卒與魏吳而鼎立之。豈易易事哉。何則。傳至後帝。庸懦無狀。信任黃皓。致辛苦中所得之天下。而棄於一旦。漢祚既覆。又不知國君死社稷之義。面縛就降。懦亦篤矣。及其舉家遷於洛陽。大臣無從行者。惟秘書令郗正。暨殿中督張通。捨妻子單身從行。正相

導宜適。舉動無闕。後帝乃慨然歎息。恨知正之晚。魏封後帝爲安樂公。他日與宴。爲之作蜀技。旁人皆感愴。而後帝獨喜笑自若。昭謂賈充曰。人之無情。乃至於是。雖使諸葛亮在。不能輔之久矣。况姜維耶。他日問後帝曰。頗思蜀否。答曰。此間樂不思蜀也。正聞之。謂曰。若王復問。宜泣而答曰。先人墳墓。遠在岷蜀。乃心西悲。無日不思。因閉其目。會昭復問。後帝對如前。昭曰。何乃似郤正語耶。後帝驚視曰。誠如尊命。左右皆笑之。嗚呼。儒至此極。其不失國也。安可得哉。

## 古今第一賢臣

於人臣之中。而特稱之曰賢臣。實不概見。吾謂商之伊尹。足以當之。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湯三使往聘之。時湯爲諸侯。薦伊尹於桀。伊尹五就之。告以堯舜之道。桀終不聽。日與羣臣沈湎於酒。羣臣歌曰。盍歸於亳。亳亦大兮。伊尹聞之。復進告於桀曰。天命之亡有日矣。王嗾然笑曰。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也。日有亡乎。日亡我乃亡耳。伊尹知其不可爲。乃接履而趨。歸於亳。相湯伐夏救民。以天下爲己任。一夫不獲其所。曰時予之辜。又相太甲而放之。使之處仁遷義。卒成令主。孟子稱其爲聖之任者。不賢而能如是乎。

## 古今第一忠臣

南宋末。有文天祥者。字履善。號文山。舉進士第一。歷仕湖南提刑。元兵至皋亭山。天祥往說之。被執。至真

州遁。募兵勤王。拜右相。挾二王入閩。廣兵敗被執。遂拘燕三年。生臥一小樓。足不履地。元主聞其賢。一日及召天祥入殿中。公長揖不拜。元主曰。汝欲何言。天祥曰。我大宋以堯舜之道平一天下。北朝以遐陬之國殘擾中原。滅我之宗廟。欺人之孤寡。萬世之恥也。吾英雄無用武之地。不能復興。言訖頓足。元主喟曰。天之所廢。非人力爲。朕承天眷命。誠非偶然。汝以忠宋之心事我。我以汝居丞相位。何如。公對曰。吾受宋恩甚厚。惟思盡忠而已。豈能有事二姓之理。宋室旣亡。願賜一死足矣。元主不忍。遽麾之使退。左右力贊。乃詔有司。殺於燕京柴市。俄有詔止之。至則死矣。臨刑顏色自若。且行且歌曰。我爲忠烈大丈夫。詩書禮樂聖賢徒。竭心罄志匡扶國。如何天假此強胡。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向再拜而死。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是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元主臨朝嘆曰。文丞相眞男子。本朝將相皆不可及。誠可惜也。數日。其妻歐陽氏收其屍。面如生。觀者無不流涕。

## 古今第一功臣

郭子儀爲唐之華州鄭人。初爲涼州都督。累遷單于副都護。魚朝恩素疾子儀。功因潛於帝。以李光弼代子儀領朔方兵。子儀雖失兵。無少舛望於朝廷。議者謂子儀有社稷功。而孽寇首鼠。乃置散地。非所宜。帝亦悟。及光弼敗邠山。失河陽。河東亂。殺李國貞。太原戕鄧景山。朝廷憂二軍與賊。而少年新將。望輕不可

用乃改子儀爲天下兵馬副元帥。進封汾陽王。子儀屯絳州。時帝已不豫。羣臣莫有見者。子儀請曰。老臣受命將死於外。不見陛下。目不瞑。帝引至臥內。謂曰。河東事一以委卿。子儀嗚咽流涕。至屯。誅首惡數十人。永泰元年。懷恩盡說吐蕃回紇黨類。羗渾奴刺等三十餘萬。掠涇邠。躡鳳翔。入醴泉。奉天京師大震。於是天子自將屯宛中。急召子儀屯涇陽。軍纔萬人。比到虜騎圍已合。乃使李國臣高昇魏楚至陳。回光朱元琮各當一面。身自率鎧騎二千。出入陣中。回紇怪問是誰。諜報曰。郭令公驚曰。令公存乎。懷恩言天可汗棄天下。令公卽世。中國無王。故我從以來。令公存天可汗存乎。報曰。天子萬壽。回紇悟曰。彼欺我乎。子儀使諭虜曰。昔回紇涉萬里。戡大慙。助復二京。我與若等休戚同之。今乃棄舊好。助叛臣。一何愚也。彼背主棄親。於回紇何有。紇曰。本謂公云亡。不然。何以至此。今誠存我等得見乎。子儀將出。左右諫曰。戎狄野性不可信。子儀曰。虜衆數十倍。今力不敵。我將示以至誠。左右請以騎五百從。又不聽。卽傳呼曰。令公來。虜皆持節待於軍。以數十騎出。免胄。見其大會曰。諸君同艱難名將。何忍忘忠義而至是耶。回紇舍兵下馬拜曰。果我父也。子儀卽召與飲。遺錦綵結歡。誓好如初。子儀爲上將擁兵。程元振魚朝恩讒謗百端。詔書一紙徵之。無不卽日就道。由是讒謗不行。嘗遣使至田承嗣所。承嗣西望拜之曰。此膝不屈於人。若干年矣。李靈曜據汴州。凡王公私物過汴者。皆留之。惟子儀物不敢近。遣兵衛送出境。子儀功蓋天下。而主



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疾○窮○奢○極○欲○而○人○不○之○非○蓋○天○下○以○其○身○爲○安○危○者○殆○三○十○年○史○以○爲○綱○目○千○三○百○六○十○二○年○一○人○而○已○矣○

## 古今第一謀臣

何○謂○謀○臣○主○張○國○事○者○也○亘○古○以○來○雖○代○有○其○人○要○惟○與○漢○諸○葛○亮○爲○最○著○其○字○曰○孔○明○瑯○琊○陽○邨○人○躬○耕○隴○畝○好○爲○梁○父○吟○每○自○比○於○管○仲○樂○毅○徐○元○直○與○亮○友○善○薦○於○先○主○三○顧○其○廬○始○得○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君○謂○計○將○安○出○亮○答○曰○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而○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中○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以○爲○援○而○不○可○圖○也○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閻○弱○張○魯○在○北○民○阜○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冑○信○義○著○於○四○海○網○覽○英○雄○思○賢○若○渴○若○跨○有○荆○益○保○其○險○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東○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上○將○將○荆○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哉○誠○如○是○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劉

表長子琦亦深器亮。表卒。琮聞曹公來征。遣使請降。先主在樊聞之。率其衆南行。爲曹公所破。先主至於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時權擁身在柴桑。觀望成敗。亮說權曰。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北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東。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歸之。今將軍外托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嫡裔。雄才蓋世。衆士仰慕。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與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得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坂。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弊。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於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謀同力。破曹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而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并力拒曹。曹敗於赤壁。引軍歸鄴。先主遂收江南。以亮爲軍師中郎將。使零陵桂

陽長沙三郡。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先主。使擊張魯。亮與關羽鎮荊州。先主自葭萌還攻璋。亮與張飛趙雲等。率衆泝江分定郡縣。先主共圍成都。成都平。以亮爲軍師將軍。先主外出。亮常鎮守成都。足食足兵。先主卽位。晉亮爲丞相。帝武三年。春。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於成都。屬以後事。亮涕泣承命。及後七擒南蠻。六出祁山。皆所以報先帝之知遇者也。嗚呼。謀臣如亮。更何以尙之哉。

## 古今第一孤臣

天下之最堪憐者。莫孤臣。若旣無家。又無國。奔走於窮途之間。甚或生命不保。其痛苦不已。極乎如楚之伍員。字子胥。父及兄旣被戮。子胥亡楚。奔之吳。乃被髮佯狂。跣足塗面。乞於市。市人觀之。罔有識者。翌日。吳市吏善相者。見之曰。吾之相人久矣。未嘗見斯人也。非異國之亡臣乎。乃白吳王僚。具陳其狀。請卽召之。王僚曰。與之俱入。公子光聞之。私喜曰。吾聞楚殺忠臣伍奢。其子子胥勇而且智。彼不復父之仇。來入於吳。陰欲養之。市吏於是與子胥入見王。王僚怪其狀偉。身長一丈。腰大十圍。目開一尺。王僚與語三日。辭無復者。王曰。賢人也。及依吳伐楚。旣入郢。遂出平王尸。鞭之。申包胥曰。子之報仇。不已甚乎。子胥曰。吾日暮途窮。故倒行而逆施也。後因諫吳王夫差。不從。太宰嚭譏之。王乃賜子胥屬鏤之劍。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吳人憐之。爲立祠於江上。曰子胥祠。是孤臣之結局。可痛而復可欽者也。

## 古今第一諍臣

宋有劉安世者。字器之。登進士第。不就選。從司馬光學。問盡心行之要。光教之以誠。且令自不妄語始。調洛州法司。歷臺諫。論事剛直。一時敬懾。正色立朝。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其面折廷諫。至雷霆之怒。赫然則執節。却立伺天威。少霽。復前極論。一時奏對。且前且却者。或至四五殿。廷觀者皆汗縮。竦聽。目之曰殿上虎。哲宗末。坐元祐黨。安置英梅等州。徽宗卽位。移內郡。安世儀狀魁碩。音吐如鐘。忠孝正直。居家未嘗有惰容。嘗曰。吾欲爲元祐。全人見司馬光於地下也。年七十八卒。謚忠定。號元城先生。初安世除諫官。未拜命。入白母曰。朝廷不以兒不肖。使居言路。須明目張膽。以身任國。脫有觸忤。禍譴立至。如老母何。母曰。諫官爲天子諍。臣汝父欲爲之。而弗得。汝卒居此地。當捐生報主。使得罪流。放吾當從汝所之。勿以老母懼。此可見有是母。必有是子。乃足操諍臣之極者矣。

## 古今第一亂臣

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是亂臣之多。莫春秋若。而春秋之亂臣。莫孔悝若。以蒯賁得罪於父。而出奔。然非輒之所得拒也。況賁所以得罪之故。又非不孝大逆之可比。衛輒據國拒父。是全無人心。孔悝爲政。執之臣。應據理直諫。諫而不聽。去之可也。而乃助子拒父。以成大逆不道之行。孔悝之罪。其奚逃哉。及其

後其母孔姬使渾良夫以婦人之服往迎。贖匿於孔姬之室。孔姬曰：國家之事皆在吾兒掌握。語飲於公宮。俟其歸。當以威劫之事。乃有濟。須臾孔懼回。孔姬使人召之。至。語之曰：太子在此。汝如何不拜。懼卽下拜。孔姬曰：汝今日肯從舅氏否。懼曰：惟命。孔姬乃殺緞。使蒯贖與懼歃血定盟。孔姬以懼命召聚家甲。亞渾良夫帥之襲公宮。出公輒醉而欲寢。聞亂。使左右往召孔懼。左右曰：爲亂者正孔懼也。輒大驚。卽時取寶器駕輕車出奔魯。嗚呼！以孔懼一身。前則助子拒父。罪莫勝言。後雖迫於其母之所爲。而願與蒯贖歃血定盟。則爲亂之咎亦何從而謝之哉。

### 古今第一佞臣

趙師鬯附韓侂胄。得知臨安府。侂胄生日。百官爭貢珍異。師鬯後至。出小盒曰：願獻少果核。侂胄啟之。乃栗金蒲萄小架。上綴大珠百餘顆。衆漸沮。又侂胄有愛妾張譚。王陳四人。皆封郡夫人。其下有名位者又十人。或獻北珠冠四枚於侂胄。侂胄以遺四夫人。其十人亦欲之。未有以應也。師鬯聞之。函市北珠製十冠以獻。十人皆喜。爲求遷官拜工部侍郎。又侂胄嘗與家客飲南園。過山莊。顧竹籬草舍曰：此真田舍間氣象。但少鷄鳴犬吠耳。俄聞犬嗥叢薄。視之。乃侍郎趙師鬯也。侂胄大笑。聞者鄙之。如師鬯者。洵諂佞之至者矣。

## 古今第一叛臣

吳三桂明高郵人。字長白。崇禎時總兵。鎮山海關。李自成陷燕京。三桂引清兵入關。破自成。不知者謂三桂能學申包胥以復君父。大讐忠孝人。也不知其乞師之故。在一愛妾陳圓圓。三桂之父名驥。當自成據宮掖。宮人死者半。逸者半。自成詢內監曰。上苑三千。何無一國色耶。內監以圓圓告。并言留在吳驥第中。是時驥已降自成。自成向驥索圓圓。且籍其家。命其作書招三桂。驥懼。從命進圓圓。自成驚且喜。隨遺以銀四萬兩犒三桂軍。三桂得父書。欣然受命。而一偵者至。三桂詢之曰。吾家無恙耶。曰。爲自成籍矣。曰。吾至當自還也。又一偵者至。三桂曰。吾父無恙耶。曰。爲自成拘繫矣。曰。吾至當卽釋也。又一偵者至。曰。陳夫人無恙耶。曰。自成得之矣。三桂拔劍欲案。曰。果有是。吾從汝耶。因作書答父曰。父旣不能爲忠臣。兒安能爲孝子。兒今與父決。不早圖賊。雖置父鼎俎。旁以誘三桂。不願也。遂乞師來。驥被戮。及清兵旣破自成。時桂王走雲南。逃入緬甸。三桂追殺之。明祚遂盡。清以其功高。封平西王。鎮雲南。嗚呼。此三桂在明則大叛臣也。及清聖祖議撤藩。三桂復叛之。稱天下都招討兵馬大元帥。旬月間。有雲南。貴州。四川。湖南。廣西之地。耿精忠等皆響應。因稱周帝。置百官。旋病死。其孫世璠奔雲南。爲清所滅。核三桂之行事。始也不忠於明。終則不忠於清。始終擾亂叛臣之罪。孰有大於是者哉。

# 古今第一讒臣

魯惠公薨。羣臣以魯侯年長。奉之爲君。魯侯承父之志。每言國乃軌之國也。因其年幼。寡人暫時居攝耳。有子翬者。求爲太宰之官。魯侯曰。俟軌居君位。汝自求之。翬反疑魯侯有忌軌之心。密奏魯侯曰。臣聞利器入手。不可假人。主公已嗣爵爲君。國人悅服。千歲而後。便當傳之子孫。何得以居攝爲名。起人非望。今軌年長。恐將來不利於主。臣請殺之。爲主公除此隱憂。何如。魯侯掩耳曰。汝非癡狂。安得出此亂言。吾已使人於菟裘築下宮室。爲養老計。不日當傳位於軌矣。翬默然而退。自悔失言。誠恐魯侯以其言告軌。軌卽位。必當治罪。蚤夜往見軌。反言主公見汝年齒漸長。恐來爭位。今日召我入宮。密囑行害於汝。軌懼而問計。翬曰。彼無仁。我無義。公子必欲免禍。非行大事不可。軌曰。彼爲君已十一年矣。臣民信服。若大事不成。反受其殃。翬曰。吾已爲公子定計矣。主公未立之先。曾與鄭君戰。狐壤被鄭所獲。囚於鄭大夫尹氏之家。尹氏素奉祀一神曰鍾巫。主公暗地祈禱。謀逃歸於魯國。卜卦得吉。乃將實情告於尹氏。其時尹氏正不得志於鄭。乃與主公共逃至魯。遂立鍾巫之廟於城外。每歲冬月。必親自往祭。今其時矣。祭則必館於寯大夫之家。吾預使勇士充作徒役。雜居左右。主公不疑。俟其睡熟。刺之一夫之力耳。軌曰。此計雖善。然惡名何以自解。翬曰。吾預囑勇士潛逃。歸罪於寯大夫可也。子軌下拜曰。大事若成。當以太宰相屈。子翬

如計而行。果弑魯侯。如子翬者。始則進讒。終則施毒。千古第一忍心人也。謂爲讒臣。恐未足以盡其罪。

## 古今第一名將

力。足。以。敵。萬。人。功。足。以。高。千。古。出。入。於。鋒。銳。之。中。而。無。少。畏。懼。無。少。挫。折。能。令。敵。望。汎。而。靡。者。此。之。謂。名。將。吾。嘗。讀。後。漢。史。而。得。一。人。焉。曰。趙。雲。子。龍。其。字。也。真。定。人。昭。烈。帝。爲。曹。操。所。迫。棄。妻。子。南。走。時。雲。爲。騎。將。單。身。保。護。皆。得。免。於。難。至。若。截。江。而。奪。後。主。據。漢。而。敵。大。兵。用。智。而。取。桂。陽。奮。力。而。拔。襄。陽。尤。非。尋。常。將。士。所。能。爲。之。者。而。趙。雲。乃。舉。措。裕。如。視。敵。無。人。爲。五。虎。將。中。居。其。一。號。虎。威。將。軍。是。誠。無。愧。爲。名。將。者。也。先。主。嘗。曰。子。龍。一。身。都。如。膽。累。迂。翊。軍。將。軍。封。永。昌。亭。侯。年。八。十。餘。卒。於。蜀。

## 古今第一猛將

我。國。舊。劇。中。有。張。飛。大。鬧。長。阪。坡。一。節。描。寫。張。飛。勇。猛。不。可。一。世。之。概。蓋。曹。操。追。昭。烈。及。於。當。陽。之。長。阪。時。操。兵。數。十。萬。而。昭。烈。使。飛。將。二。十。騎。爲。斷。後。飛。乃。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望。曹。軍。大。呼。曰。身。是。張。翼。德。也。可。來。共。決。死。敵。卒。無。敢。近。者。昭。烈。以。是。得。脫。夫。以。二。十。騎。而。敵。數。十。萬。寡。不。敵。衆。人。孰。不。知。飛。乃。一。呼。而。敵。人。爲。之。膽。怯。我。爲。操。兵。羞。也。後。至。益。州。之。後。昭。烈。遣。飛。以。偏。師。泝。流。而。上。時。巴。郡。太。守。嚴。顏。拒。守。飛。與。戰。生。擒。之。呵。顏。曰。大。軍。至。何。不。降。顏。抗。聲。答。曰。此。中。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怒。令。左。右。斫。頭。顏。色。



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怒○耶○飛○壯○而○釋○之○引○爲○上○客○此○非○所○謂○英○雄○能○識○英○雄○歟○後○竟○以○顏○檄○下○郡○賊○數○十○亦○所○以○報○知○己○也○

## 古今第一死將

南宋時有都護劉錡者。美儀狀。善騎射。聲如洪鐘。嘗大敗夏人。夏人兒啼。輒怖之。曰。劉都護來。兒遂不敢哭。其威猛有如此者。紹興十年。充東京副留守。率所部八字軍至渦口。方食。忽暴風拔坐帳。錡曰。此賊兆也。主暴兵。卽下令兼程前進。聞金人敗盟南下。與將佐舍舟陸行。抵順昌城中。謀報東京已降。知府陳規見錡。問計。錡曰。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之。錡大喜。遂與規爲守禦計。諸將以金兵強。欲退歸江南。錡曰。吾本赴官留司。今東京爲金所陷。幸吾全軍至此。有城可守。奈何棄之。吾意決矣。敢言去者。斬於是。鑿舟沉之。示無退志。置家寺中。積薪於門。將出戰。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卽焚吾家。毋使我妻子辱於敵手。耶。於是軍中皆感奮。男人備戰。守婦人礮刀劍一鼓作氣。奮勇。前八字軍無不一以當十。遂大敗金兵。積尸盈野。此無他。此以敢死而致不死。卒能殺賊。可謂雄矣。

## 古今第一智將

鮑武襄公超以勦粵寇功。位至專閫。班列五等。然素不知書。自姓名二字外。更不能作一字。其被圍九江。

也。將求援於曾文正公。時曾在祁門大營。鮑令幕客擬稿。許久不至。乃自往促之。見客握筆凝思。鮑頗足曰。此何時耶。烏用此文。縹緲爲隨。呼親兵以白麻布一幅。至自書一鮑字。而圍以無數之小圈。卽加封付遞。衆不識其意。問之。鮑曰。大帥自知其故。遞至祁門。曾之幕僚啟視之。亦均不解。持示曾。曾笑曰。老鮑又被圍矣。乃亟調多隆阿往援。圍始解。

## 古今第一福將

鎮南關之役。馮子材督師。與法人戰。大獲全勝。先是馮子材練有籐牌隊數百人。皆百戰精兵。待之極厚。將戰。隊長某請於子材曰。法軍槍礮甚猛利。若以火攻。勢必不敵。曷先以籐牌隊衝其陣。而後以大軍攻之。若得接近戰擊。吾事或可有濟。子材嘉之。且曰。汝毋臨陣而怯乎。對曰。平時受公衆養。今事急矣。苟不奮力而戰。有何面目見公。及法軍來攻。子材初令軍中伏無動。籐牌隊瞬息不見。逾時。見法軍陣微動。子材恐有失。令軍士亦出戰。法軍以槍礮擊之。勢甚猛。不能前。子材見之。急馳出。布衣草履。持刀陣前。軍士見大將親臨督戰。無不勇氣百倍。爭先效死。適法軍中堅大動。馬倒人死者無算。知籐牌隊已得利矣。大軍益前。殊死戰。乘勝復諒山。法遂大敗。蓋籐牌隊屢戰屢勝。其隊長勇而敢進。以造成主將之福實不尠。

## 古今第一女將

花木蘭者古之孝女也。時可汗點兵軍書中有其父之名。木蘭思上無長兄。下僅弱弟。替征無人。乃易男子裝代父征戍。歷十二年之久。不受賞而歸。人無有知其爲女子者。是真孝女也。烈女也。亦奇女也。且孝而忠者也。古樂府有木蘭篇。當其歸來時有句曰。開我東閣門。坐我西間牀。脫我戰時袍。着我舊時裳。當窗理雲鬢。對鏡帖花黃。出門看火伴。火伴皆驚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蘭是女郎。雄兔脚撲朔。雌兔眼迷離。雙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讀此詩。可想見其歸來嬉笑自如。不以征戰爲苦。且世之明明號曰女將者。用心不苦如木蘭。以女裝男用心。實苦木蘭亦不以此爲苦。洵女將中所絕無而僅有者也。

### 古今第一奇兵

魏使龐涓伐韓。齊用孫臏計。伐魏以救韓。龐涓聞之。去韓而歸。與太子申共禦齊師。齊師漸次入魏地。臏令設竈十萬。明日增兵。令滅竈五萬。又明日復增兵。又滅竈二萬。存三萬矣。龐涓行三日。大喜曰。吾固知齊軍怯。入吾境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率輕銳逐齊師。臏料其日暮時當至馬陵。馬陵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於樹下。令萬弩夾道而伏。約曰。至日暮見火舉而俱發。涓果夜至。見白書以火燭之。讀未竟。萬弩齊發。魏師大亂。涓乃自刎曰。遂成孺子之名。齊因乘勝大敗魏師。虜太子申。蓋如孫臏者。其用兵之奇。蔑以加矣。

## 古今第一替主

漢高祖困滎陽。陳平獻詐降計。令張良宴諸將於驛舍。中堂懸畫一軸。爲齊田父代景公免難圖也。或問良懸此何意。良一一述之。並言今漢王受困。無人效田父之所爲。諸將聞言。莫不奮然起身。願代高祖俾免於難。良曰。諸君志誠可嘉。然皆不類主上儀容。惟紀將軍貌似主上。可以誑楚。紀信曰。此某之願也。雖粉身碎骨。亦所不辭。良大喜。引信見高祖。陳詐降替主意。高祖曰。損人利己。吾不忍爲也。信曰。事急矣。臣若退避。或城破之日。玉石俱焚。此時雖死。則無益矣。今若效田父之所爲。使王將出。此重圍他年留美名。如泰山。今日輕性命如鴻毛耳。高祖尙猶豫。信欲拔劍自刎。以示決心。高祖乃下階。抱紀信而哭曰。將軍忠誠千載不泯也。乃令張良陳平。繕降書致項王。項王得書。令左右伏刀斧手。欲伺高祖至。碎屍萬段。以洩其忿。詎高祖易便服。乘快馬。已乘間走成皋。信則衣龍衣。乘龍車。前呼後擁。隱隱出滎陽城。見項王。端坐不言。無歸降之意。左右詰之。信曰。吾非漢王。乃漢臣。紀信也。項王聞而大怒。且喟然嘆曰。漢王逃之甚易。紀信代之實難。眞忠臣也。令季布招之降。信曰。大丈夫事主。忠心不二。此頭可斷。而浩氣沖天。金石不磨也。生爲漢臣。死爲漢鬼。此心耿耿。豈汝言可惑耶。項王知其不可動。令軍士縱火焚其車。一霎間烈焰飛騰。成爲灰燼。信則坦然而替主就死矣。

# 古今第一權奸

魏忠賢○明之大奸賊也。幼黠慧而有膽力。好飲酒。與少年賭博。大負之。走匿市肆。中少年追窘之。恚甚。因自宮。萬曆十七年。事東廠太監孫暹。時上爲皇太孫。忠賢養入宮中。辦膳引進者。魏朝朝。故隸太監王安。下安素剛正。主持一宮事。魏朝日譽忠賢。安善視之。朝與上乳母客氏私。忠賢乘間亦通焉。忠賢遂與朝結爲兄弟。而兩人皆客氏私人。太孫因寵之光宗。升遐。上卽位。一夕。忠賢與朝爭擁客氏於乾清宮。煖閣醉罵。鬻聲遠御前。客氏久厭朝儂薄。而喜忠賢憨猛。上逆知之。乃退朝。而與忠賢。忠賢卒矯旨發朝。鳳陽縊殺之。忠賢遂得專客氏。而客氏封奉聖夫人。忠賢自掌東廠內外。弄權勢。傾天下。給事侯震。陽吏科倪思輝。朱欽。相相繼疏論。上怒。俱降三級。都御史楊漣。參其二十四罪。曰。忠賢一市井無賴耳。中年淨身。養入內地。祖宗以票擬託閣臣。自忠賢擅權。旨意多出。傳奉壞祖宗之政體。罪一。劉一燝。周嘉謨。顧命大臣也。忠賢交通論去。不容不改。父之臣罪二。先帝進藥之間。實有隱恨。報春秋討賊之義者。孫慎行。鄒元標也。忠賢俱致之去。願於黨護氣。毆聖母之人。曲意綢繆。親亂賊而譽忠義。罪三。王紀。鍾羽正。功在國本。忠賢俱陷之。削籍去。不容正色立朝之直。臣罪四。國家最重枚卜。忠賢一手握定。直欲門生宰相。罪五。爵人莫重。廷推去歲。南太常北少宰。皆黜陪貳。頭倒銖。政掉弄機。權罪六。忠直滿朝。薦文震孟等九人。抗論忤。

忠賢盡令降斥屢經恩典竟阻賜環罪七傳聞宮中時舊貴人荷上寵注忠賢恐其露橫謀之私託言急病立刻掩殺是皇上不能保其貴幸罪八裕妃有喜而對忠賢以抗不附已矯旨勒令自盡是皇上不能保其妃嬪罪九中宮有度已經成男忽化爲飛星隨月之慘傳聞忠賢與奉聖夫人實有謀焉是皇上不能保其子罪十先帝在青宮四十年操心慮思護持孤危者僅王安一人忠賢以私忿矯旨掩殺於南海子罪十一今日討獎賞明日討祠額要挾無窮王言屢褻近又於河南建牌坊鏤鳳雕龍干雲插漢擅用朝官規制罪十二今日廢中書明日廢飾衣金吾之堂口皆乳臭誥勅之館目不識丁褻朝廷之名器罪十三用立枷枷號皇親家人欲動搖三宮罪十四良鄉生員章士魁以爭煤窰傷其墳託言開礦而致之死罪十五伍思敬胡遵道以侵占牧地細事而徑拿黑獄艸菅士命罪十六科臣周士樸執糾織監忠賢竟停其陞遷使吏部不得銓除罪十七北鎮撫劉僑不肯殺人媚人忠賢勒令削籍罪十八魏大中奉旨到任忽傳詰責及科臣同話臺省交章又再褻王言而煌煌天語提起放倒罪十九東廠自忠賢受事鷄犬不寧片語違忤則駕帖立下當年西廠汪直之僭恐未足語罪二十前韓宗功潛入長要打點往來忠賢司房之家事露始令避去假令宗功事成一旦兵逼城下忠賢居然首功矣罪二十一祖制不蓄內兵原有深意忠賢創立內操使羽黨盤踞其中不知意欲何爲罪二十二忠賢進香涿州警蹕傳呼人人

以○駕○幸○及○其○歸○也○以○輿○夫○爲○遲○故○駕○馴○馬○羽○輦○請○蓋○則○已○儼○然○乘○輿○矣○罪○二○十○三○聞○忠○賢○走○馬○御○前○皇○上○曾○射○殺○其○馬○貸○忠○賢○以○不○死○忠○賢○不○畏○罪○請○死○且○進○有○傲○色○退○有○怨○言○從○來○亂○臣○賊○子○只○爭○一○念○放○肆○奈○何○養○虎○兇○於○肘○腋○之○間○此○又○寸○縵○忠○賢○不○足○盡○其○辜○者○罪○二○十○四○凡○此○逆○迹○內○外○皆○不○敢○言○即○或○敗○露○又○賴○奉○聖○夫○人○爲○之○彌○縫○故○內○外○知○有○忠○賢○不○知○有○皇○上○也○總○之○忠○賢○肆○惡○皆○客○氏○成○之○客○氏○儼○然○自○視○爲○烹○廟○八○母○之○一○誕○日○烹○廟○必○幸○臨○升○座○勸○飲○賞○賽○無○算○往○私○宅○內○侍○紅○玉○前○驅○乘○車○至○乾○清○宮○不○下○夜○出○燈○炬○簇○擁○衣○服○鮮○華○儼○若○神○仙○每○升○應○事○自○管○事○至○近○侍○挨○次○叩○頭○呼○老○祖○太○太○千○歲○之○聲○喧○闐○震○天○烹○廟○崩○上○命○歸○和○第○客○氏○五○更○衰○服○赴○梓○宮○前○出○一○小○函○用○黃○龍○袱○包○裹○皆○烹○廟○痘○痂○及○累○年○剃○髮○落○齒○指○甲○等○痛○哭○焚○化○而○去○疏○既○上○帝○閱○之○大○怒○即○將○魏○忠○賢○欽○定○逆○案○磔○死○之○客○氏○亦○伏○誅○同○時○以○七○等○定○罪○者○崔○呈○秀○等○共○三○百○五○十○八○人○一○時○人○心○大○快○如○重○見○天○日○然○莫○不○爲○之○額○手○慶○頌○也○

## 古今第一賢后

史○稱○姜○后○脫○簪○待○罪○一○事○千○古○重○之○蓋○其○時○宣○王○側○身○修○行○有○撥○亂○反○正○之○志○然○溺○於○宮○中○每○至○貪○眠○晏○起○王○后○姜○氏○賢○而○有○德○一○夕○王○與○后○寢○竟○至○忘○曉○后○先○起○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母○通○言○於○王○曰○妾○不○才○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敢○請○罪○王○聞○之○披○衣○起○直○奔○永○巷○執○姜○后○手○而○解○之○曰○寡○人○不○德○實○自○生○過○

非夫人之罪也。自是勤於政治。早朝晏退。繼文武之迹。成中興之業。爲周室宗。世謂周家多母儀。太王有周姜。王季有太任。文王有太姒。獨一姜后氏也。歟哉。然而如姜后之克使君主奮起。以宵旰勤勞爲事實。不概見。噫。姜后洵知大體之賢后者也。

## 古今第一美后

讀衛風而至碩人之什。其賦莊姜容貌之美也。曰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信如詩言。極是絕代佳人。雖後有西施太真。亦未必能加乎其上。宜見得於莊公。不知如何密切也。而抑知不然。蓋莊公惑於嬖妾。以致莊姜賢而失位。故詩有綠衣黃裏。以比賤妾尊顯。而正嫡幽微。使憂心之不能自己。且莊姜不僅以色稱。並有其德焉。以莊公之爲人。狂蕩暴疾。莊姜不忍斥言。但以終風且暴爲比。其曰諠浪笑傲。中心是悼者。謂亦有顧我而笑之時。但出於戲慢之意。而無愛敬之誠。則又使我不敢言。而心獨傷之耳。其詩旨亦深且遠矣。噫。以莊姜美而且賢如此。而獨遇人之不淑。亦良可概已。

## 古今第一妒后

宋史曰。光宗聘安陽李氏。立爲后。性妒悍。一日。帝洗手宮中。觀宮人手白。悅之。他日后遣人送食盒於帝。



啟視其中。則宮人兩手也。后又以黃貴妃有寵。因帝祭太廟宿齋宮。后殺貴妃。以暴疾聞。翌日合祭天地。風雨大作。黃壇燭盡滅。不能成禮而罷。帝既聞貴妃卒。又值此變。震懼增疾。不視朝政。事多決於后。后益驕恣。壽皇聞帝疾亟。往南內視之。且責后。后怨愈深。初帝欲誅宦者。近習懼。遂謀離間三宮。帝疑之。不能自解。會帝得心疾。壽皇搆得良藥。欲因帝至宮授之。宦者遂訴於皇后曰。太王合藥一大丸。俟宮車過。卽投藥。萬一不虞。奈宗社何。后觀藥。實有心銜之頃。之內宴。后請立嘉王擴爲太子。壽皇不許。后曰。妾亦禮所聘。嘉王妾親生也。何爲不可。壽皇大怒。后退。持嘉王泣訴於帝。謂壽皇有廢立意。帝惑之。遂不朝。壽皇吾謂李后之妒如此。而光宗上不能致孝親。父下不能顯傳嗣。子及親之喪。不能執禮。黃妃之慘。不能預禁。至刑宮人之手。其事較小。而其心實毒。光宗嘗昏庸之至。而獨令李后之大膽。以施其妒。至於此極哉。

### 古今第一罪后

唐有武則天者。名璽。許州人。高宗立之爲后。武氏之惡。古所未有也。欲書其罪。書不勝書。茲據致堂胡氏之評而錄之。曰。武氏以太宗才人。蠱惑嗣帝一罪也。戕殺主母二罪也。黜中宗而奪之三罪也。殺君之子三人四罪也。自立爲帝五罪也。廢唐宗廟六罪也。誅除宗室七罪也。穢德彰聞八罪也。尊用酷吏毒痛四海九罪也。張柬之等兵既入宮。當先奉太子復位。卽以武氏至唐太廟。數其九罪。廢爲庶人。賜之死。而滅

其宗中宗不得而與焉。然後足以慰在天之靈。雪臣民之憤。而天地之常經立矣。乃東之等見不及此。致大惡之罪。后復得加以太后之號。以疾而終其天年。亦幸矣哉。

## 古今第一暴后

漢高帝崩。孝惠皇帝立。尊呂后雉爲太后。呂后令永巷囚戚夫人。令春召趙王如意。三反相周昌曰。高帝屬臣趙王。聞太后欲誅之。臣不敢遣。王亦病不能奉詔。太后怒。召昌至。復召趙王來。帝自近入宮。挾興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間。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早起。太后使人持醢飲之。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燻耳。飲瘡藥。使居廁中。命曰人彘。召帝觀。帝驚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爲。臣爲太子。終不能治天下。遂日飲爲淫樂。不聽政。以是致太后用呂台呂產將南北軍。后復臨朝稱制。竟欲滅諸劉。王諸呂。以高祖馬上所得之天子。一旦而斷送於婦人之手。其暴爲何如哉。幸得平勃滅呂以安劉。而呂后之暴。始滅矣。

## 古今第一妖后

本紀夏后氏之衰也。有二神龍。止於夏帝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夏帝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禱而藏之。乃吉。於是布幣而策告之。就亡而禱在櫃而去之。三代莫敢發之。至厲王之末。發而觀。禱流

於庭不可除。厲王使婦人裸而譟之。蔡化爲元龜。以入王後宮。後宮之童妾。旣亂而遭之。及笄而孕。無夫生子。懼而棄之。宣王之時。童女謠曰。壓弧箕服。實亡周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賣是器者。宣王使執而殺之。逃於道。而見鄉者。後宮童妾所棄妖子。出於路者。聞其夜啼。哀而收之。夫婦遂亡。葬於褒。褒人有罪。請入童妾所棄女子者於王。以贖罪。出於褒。故曰褒姒。旣入宮。幽王朝夕與褒姒行樂。褒姒雖篡位正宮。有專席之寵。從未開顏一笑。幽王欲取其歡。召樂工鳴鐘擊鼓。品竹彈絲。宮人彩舞進觴。褒姒全無悅色。幽王問曰。卿惡聞音樂。所好何事。褒姒曰。妾無好也。曾憶昔日手裂綵繒。其聲爽然可聽。幽王卽命司庫。日進綵繒百疋。使宮娥有力者裂之。以悅褒姒。奈褒姒雖好裂繒。仍不見笑。幽王問曰。卿何故不笑。答曰。妾生平不笑。幽王曰。朕必欲卿一笑。遂出令。不拘宮內宮外。有能致褒后一笑者。賞千金。虢石虎獻計曰。先王昔年因西戎強盛。恐彼入寇。乃於驪山之下。置煙墩二十餘。所有賊寇。放狼煙以冲霄漢。附近諸侯發兵相救。今數年以來。天下太平。烽火皆息。吾主若欲王后啓齒。須與后同遊驪山。夜舉烽火。諸侯援兵必至。至而無寇。王后必笑無疑矣。幽王曰。善。乃同褒姒並駕往驪山。至晚設宴驪宮。傳令舉烽火。一時火光燭天。畿內諸侯疑鎬京有變。皆卽領兵而至。但聞礮閣管籥之音。幽王與褒姒飲酒作樂。使人謝諸侯曰。幸無外寇。不勞跋涉。諸侯俱怪。而回。褒姒不覺撫掌大笑。幽王曰。愛卿一笑。百媚俱生。此虢石父之力也。

遂以千金賞之。

## 古今第一醜后

惠賈后醜始而短黑淫縱彰徹內外洛陽盜尉部一小吏美容止故給厮役乃忽有非常衣飾衆疑其竊也盜尉訊之小吏云向逢一老嫗說家有病人卜云宜得城南少年厭之暫相煩當重報於是隨去上車下帷內篋箱中行可十餘里過六七門限開箱忽見樓闕壯麗問此是何處云是天上卽以香湯見浴好衣美食將入見一婦人年可三十五六形短青黑色眉後有疵見留數夕共寢歡甚臨出贈此時聽者有賈后親屬在知是后慚笑而出他人入者多死惟此小吏以后愛故全其生命云

## 古今第一賢妃

貝州人宋廷葵世以儒聞能詞章生五女若華若昭若倫若憲若荀皆警慧長若華善屬文若昭文尤高潔不欲歸人欲以學名家若華誨諸妹若嚴師著女論語十篇以韋文宣君代孔子曹大家等爲顏冉推明婦道所宜若昭又爲傳申釋之貞元中李抱眞表其才德宗召入禁中試文章問經史帝高其風操雖冊入後宮不以妾待命之呼爲學士穆宗立以若昭尤通練拜尙宮歷憲穆敬三朝皆呼先生后妃諸王皆待以師禮寶曆初卒贈梁國夫人此可見其嫻於婦道持躬不失其正處人不失其禮上而王公下而

內侍。皆懷懷然而不敢慢之。不賢而能若斯乎。

## 古今第一貞妃

唐武宗有王才人者。善歌舞。狀纖頤。頗類帝。每畋苑中。才人必從。袍而騎。俊服光侈。觀者莫知孰爲帝也。帝惑方士說。欲餌藥長生。後寢不豫。才人獨憂之。幾廢寢食。及大漸。才人悉取所常貯散遺宮中。自分設。有不測。必從帝於地下。所謂生則均生。死則均死。不以偷安晨夕爲也。審帝已崩。卽自經。幄下較諸。則天之始。充太宗下陳。終亂春宮。致有父子聚麀之誚。其相去奚至天壤哉。宣宗嘉其貞節。贈賢妃。

## 古今第一美妃

北齊後主馮淑妃名小憐。太穆后之從婢也。穆后愛衰。以五月五日進之。號曰續命。容貌豔麗。飄若神仙。性慧黠。能彈琵琶。工欲舞。後主惑之。坐則同席。出則並馬。願得生死一處。周平齊後主至長安。請於周武帝。乞淑妃。帝曰。朕視天下如脫屣。一老嫗豈於公惜也。仍以賜之。及遇害。以淑妃賜代王達。甚嬖之。天中記。李商隱詩曰。小憐玉體橫。陳夜已報周師入。晉陽蓋傷小憐之。既具姿容。而無大好結局也。

## 古今第今貴妃

白樂天之長恨歌。寫盡貴妃嬌艷風流旖旎傳誦一時。貴妃字太真。本壽王妃。自武惠妃薨。宮中無當意。

者。或。言。妃。美。帝。召。入。一。見。異。之。遂。別。爲。壽。王。聘。而。自。納。妃。解。歌。舞。善。迎。帝。意。寵。遂。專。房。宮。中。號。娘。子。妃。嗜。生。荔。枝。帝。爲。走。數。千。里。疾。致。之。色。味。依。然。未。變。也。妃。嘗。以。譴。還。兄。銛。第。是。日。比。中。仄。帝。尙。不。食。怒。答。左。右。高。力。士。欲。驗。帝。意。乃。白。以。供。帳。酒。餼。百。餘。車。送。妃。所。帝。喜。賜。力。士。御。膳。力。士。知。旨。是。夕。卽。請。召。還。妃。帝。撫。慰。良。渥。已。復。得。譴。還。外。第。兄。國。忠。計。以。語。動。帝。帝。意。動。詔。中。人。張。輶。光。輟。御。食。賜。妃。妃。因。輶。光。謝。曰。妾。罪。常。萬。誅。然。髮。膚。外。皆。上。賜。也。今。且。死。無。以。報。卽。引。力。斷。髮。一。縷。奏。之。曰。以。此。留。訣。帝。見。駭。惋。立。召。還。遇。之。如。初。馬。嵬。之。阨。以。紫。茵。裹。尸。塵。道。側。其。後。帝。密。令。中。使。治。葬。具。啟。瘞。故。香。囊。猶。在。中。人。以。獻。帝。爲。懷。感。流。涕。命。工。貌。妃。於。別。殿。朝。夕。往。必。獻。歌。長。恨。歌。末。句。云。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盡。期。蓋。卽。描。寫。明。皇。當。時。之。情。狀。也。

### 古今第一毒妃

晉人伐驪戎。護驪姬以歸。獻公嬖之。譖殺太子申生。蓋姬以蜜塗髮。與太子遊苑。蜂蝶集其髮。令太子逐之。太子如命。揮袖而逐焉。驪姬預令公從臺上觀之。卽訴於公曰。世子無道。將淫我。公大怒。欲殺太子。驪姬跪而告曰。妾召之而殺之。是妾殺太子也。且宮中曖昧之事。外人未知。姑忍之。獻公乃使申子還曲沃。後申生於曲沃設祭。祭齊姜。歸胙於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

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子辭，公必辨焉。太子曰：君非驪姬，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縊於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是驪姬之施毒不已甚乎。

## 古今第一賢父

五代時有竇禹鈞者，有子五人。曰儀、曰儼、曰侃、曰僖、曰儼。儀學問優博，風度峻整，累官禮部尚書。宋太祖欲相之，趙普忌其剛直，沮之。及卒，太祖憫之，曰：天何奪我竇儀之速！其見重於太祖如是。儼亦幼能屬文，性夷曠，好賢樂善，累官禮部侍郎。當時祠祀樂章，宗廟謚號，多所撰定。初以主客員外郎知制誥，適儀自闕下入翰林，兄弟同日拜命，分居兩制。時人榮之。若侃若僖，俱以顯宦立於朝，人稱之曰燕山竇氏五龍。而究其所由來，皆其父教以義，方使立志於學而不務外事，且其父之德亦足以風。仕於周，累官諫議大夫，嘗建義塾數十楹，聚書萬卷，延名儒以教。遠近士貧無供者，咸衣食之。及在官，四方賢士賴以舉者甚衆。由其門登貴顯者接跡。書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以父之大德而發幽光於其子，亦必然之理也。馮氏有詩云：燕山竇十郎，教子以義方。靈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蓋亦稱道其父賢子貴，爲人所不能及之也。

## 古今第一慈父

父性本嚴。故稱父曰嚴父。若易其嚴而曰慈。慈非不美。惟不善用之。則流於姑息。姑息足以養奸。實大可。惜。試舉一人而證之。浙東有趙如水者。生子三人。長曰思濂。次曰思潮。三曰思濤。其家積有數十萬金。以三子而延師課之。思濂思潮性甚頑。不喜學。思濤愚而無智。雖學如未學。師惡其子之頑。愚每責之。如水卽向師苦求。師不得已。允其請。一日三子於書室中互相毆。執師又責之。如水復求宥其子。師亦無奈聽之而已。久之頑益甚。師復責如水。以再求不得。乃俯首號泣於齋外。師知其意。辭館而去。由是如水亦不復延師。任其子嬉戲而已。及子年各長。成令其家居。不習一業。三子日以聲色賭博爲事。凡所需金若干。向其父索取。如其願而予之。不少。各家雖日落。亦不怨妻。龔氏欲責其子如水。反斥之曰。三子吾所愛。汝何咄咄而多事。於是三子膽益張。大揮霍。更甚不數年。而家徒四壁矣。思濂思潮流於污下。而爲盜竊。思濤愚而無用。則爲乞丐。隣有巨室。一夕被盜。訴於官。官命捕役四處查緝。而不得其蹤跡。思濂思潮既得隣金。乃與無賴之徒。或豪飲。或歡博。取諸囊中。甚覺綽綽有餘。隣人知而疑之。謂某之兄弟已一窮如洗。何從有此多金。想所謂盜者卽其人耶。乃密告捕役。囑其從暗中探之。會思濂二人在酒肆共飲。捕役伴作商人亦沾飲。其間見其形跡。多出鬼祟。捕役盤詰之。思潮因醉失言。卽被獲。其父如水探得其情。百計。



向○隣○人○懇○求○並○日○提○酒○食○於○獄○中○餉○其○二○子○思○濂○反○出○怨○言○謂○其○父○曰○今○日○我○兄○弟○之○陷○於○法○網○皆○老○醜○幼○不○率○教○之○咎○也○從○此○想○無○家○庭○重○圓○之○日○矣○後○二○子○果○如○律○問○罪○而○如○水○痛○不○欲○生○未○幾○亦○卒○此○無○他○此○卽○誤○用○其○慈○所○謂○縱○子○不○法○後○悔○其○何○及○乎○

## 古今第一賢母

天下之所稱爲賢母者必曰孟母於孟母之後又曰歐母然於孟與歐之外豈無其人哉吾於輓近間而得一賢淑可風者則爲王母蓋仁和王文勤公文韶家世寒素及以翰林起家由京官洊擢湖南巡撫年才四十其太夫人習於勤儉就養京師時生計清苦嘗躬親烹飪澆濯之事迨板輿迎至長沙起居八座宜若可以養尊處優矣而太夫人終不改其常度文勤屢以爲言太夫人喟然曰古有明訓人勞則善心生當爾父在日井臼操勞無寧暑余心泰然以爲分內之事已盡一日未嘗空過也乃今年紀就衰以汝之狀況原不妨安享然飽食終日余心愆然以爲翫時愒日非處世立身之道又無以爲後生表率何況憂盛危明乃無後災余一婦人奚敢自逸一時聞之者咸敬服太夫人之德慧爲不可及故其時文勤之夫人及媳女無不躬洒掃澣廁踰者太夫人病文勤及夫人稱藥量水蹀躞床頭雖極纖瑣之事亦不假手妾婢是以文勤在湘其治績及家教有口皆碑至今稱道弗衰其後太夫人及文勤夫人相繼沒世側

室專內政。始漸習爲奢華。而文勤之在官途。其晚年聲譽。乃迥不如前。以太夫人之一身。其足爲婦道之表率。不幾惠且大哉。是可謂賢矣。

## 古今第一慈母

鎮海之南鄉有王孝子者。名大成。少失怙。姊長大成三歲。其母邱氏。溫恭。其性矢志柏舟。以紡織而養子女。終年雖不得盛饌。佳穀。而於粗糲蔬羹。必令其飽。食寧自餓。其身時或鄰里有餽贈之食品。性雖喜。食俱餌。兒女已則不食也。某年冬。天大雨雪。寒甚。適糶無餘粒。一日不食。大成及其姊俱啼飢。母痛苦久之。束手無措。欲向鄰乞借。心尤恥之。且大雪滿地。厚經三尺。縱欲乞鄰。以所居孤舍。更從何處覓路也。以兒女故。出於萬不得已。乃脫其所衣。舊繻手扶竹杖。往前村某姓家。換米三升。歸煮成。令兒女食之。而邱氏仍忍餓不食。蓋恐食盡之餘。設雨雪不霽。復欲告貸。以含羞不如寧餓一身之爲樂。及大成稍長。諄諄教以爲人之道。嗣大成之姊亦嫁。其翁姑多道。媳之賢德。蓋於未嫁之先。其母無日不以婦道訓之。耳濡目染。久則成爲佳婦。故也。大成年十七。學業於滬。時作書問安。母或染恙於答書中。必佯言平安。弗令其子念念也。大成學業成。卽乘滬回里。母問其故。大成曰。兒一日不見吾母。心如刀刺。此三年中所以耐痛而不卽歸者。恐學業未成。致傷母心。今業成而歸於里中。設一小肆。日與吾母相見。得升斗以養之。不亦樂。

乎。母嘉其孝。從之。由是朝夕問安。有所得。卽奉諸母。未嘗一刻不供子職。會母疾。日夜事於母側。求以身代。母憐之。強自起床。以解其憂。并囑其安睡。以養身。而大成。雖不敢違母訓。然終未嘗交睫也。及母病愈。始安焉。論者謂有母之慈如此。子宜有以報之也。若大成者。愈見母德之厚焉。

## 古今第一後母

後母同母也。當以配父之尊。居母之位。齊杖之制。皆如親母。惟後母多以前妻之子。每居己生之上。官學婚嫁。莫不爲妨。故虐之。是以曾子遣婦終身不娶。其子請焉。告之曰。高宗以後婦出。孝己尹吉甫以後妻。嫉伯奇。庸知其得免非乎。他至衣。蒞御車。去梯求計。世之受虐於後母不一而足。雖然。竟莫謂天下無良好之後母也。浙東之定邑。有翁泉良。喪妻。繼娶余氏。前妻遺一男一女。男名鴻恩。年甫七齡。嬉戲無知。於結縭之次夕。鴻恩發其幼頑之性。謂其父曰。兒今夕欲與新阿母眠也。父有難色。以果餌遺之。囑其與姊同睡。再四給之不聽。父無法可施。思後妻余氏必不肯以新婚之際。卽率其子同榻。詎意余氏卽手牽鴻恩。爲之解衣。登床。同枕而睡。出於真情。泉良見之大喜。曰。得婦如此。今而後可無兒女之餘慮。及鴻恩稍長。入學讀書。母必潔其衣履。給其錢。文隨時以婉言教之。鴻恩散學。回入門。必先呼阿母。如一時不見。卽涕泣隨之。此可見省待子之至善。故子亦以母爲至親。不肯片刻離也。至教其女。亦無不備。至或示以鍼

○ 肅○或○導○其○烹○飪○必○殷○勤○勸○勉○而○無○齟○齬○聲○及○嫁○凡○粧○奩○所○不○可○缺○者○一○完○備○衣○裳○枕○帳○之○屬○多○親○自○爲○之○雖○勞○而○不○怨○余○氏○已○出○之○子○曰○澤○恩○而○待○之○甚○嚴○澤○恩○見○母○之○待○其○兄○也○無○疾○言○無○厲○色○心○銜○之○而○不○敢○言○嗣○二○子○俱○授○室○而○余○氏○之○待○其○長○媳○較○善○於○次○媳○惟○長○媳○侍○其○姑○之○善○待○每○以○無○禮○加○其○姑○余○氏○亦○默○焉○忍○受○若○不○知○也○者○鴻○恩○因○妻○之○譖○言○事○母○之○道○亦○少○衰○旁○觀○多○不○平○而○余○氏○終○不○加○責○於○其○子○詩○云○溫○恭○其○德○淑○慎○其○身○余○氏○近○焉○

## 古今第一庶母

爲○庶○母○之○難○較○爲○後○母○尤○甚○蓋○後○母○居○母○之○尊○上○無○受○制○於○人○可○從○己○意○而○爲○之○若○庶○母○則○上○有○嫡○母○一○言○一○動○不○能○任○性○施○行○下○有○子○女○或○長○或○幼○未○必○降○心○聽○從○不○善○爲○之○斷○難○得○其○美○名○如○濟○南○之○賈○氏○亦○庶○母○中○所○不○概○見○者○也○其○夫○鄭○雪○濤○有○巨○資○嫡○室○姚○氏○其○下○有○四○妾○賈○氏○居○其○三○子○十○二○人○女○七○人○皆○共○處○一○第○故○赫○赫○一○大○家○也○以○衆○子○之○中○賈○氏○所○出○者○三○人○頗○執○禮○法○其○餘○或○嫡○出○或○妾○出○皆○揮○金○如○土○手○不○執○業○日○以○遊○蕩○賭○博○爲○事○而○嫡○室○秉○性○亦○好○逸○樂○故○凡○諸○子○之○所○爲○不○之○禁○而○雪○濤○以○阿○芙蓉○爲○命○更○不○問○諸○子○之○可○否○賈○氏○憂○之○謀○所○以○處○置○之○方○過○激○切○不○特○不○聽○必○反○取○辱○於○是○再○四○思○維○忽○得○一○計○從○其○所○好○而○投○之○因○謂○諸○子○曰○汝○輩○青○年○每○出○外○與○無○賴○子○博○錢○其○損○失○殊○多○今○爲○汝○計○曷○在○家○與○諸○兄○弟○

博○之○其○博○金○由○我○而○發○各○給○千○元○以○半○載○爲○期○不○取○子○金○將○母○金○繳○還○可○也○惟○所○抽○頭○金○均○當○給○我○諸○子○  
聆○而○喜○甚○如○其○言○從○事○每○日○廳○事○前○歡○笑○聲○嘩○剝○聲○迎○耳○不○止○嫡○室○坐○於○局○側○樂○觀○勝○負○并○頌○賈○氏○善○待○  
其○子○使○已○亦○不○至○寂○寞○而○賈○氏○惟○日○課○頭○金○甚○嚴○諸○子○所○博○互○有○勝○負○將○近○半○載○不○特○母○金○無○從○繳○還○卽○  
再○欲○聚○博○各○苦○無○現○金○矣○諸○子○駭○甚○繼○思○金○之○所○以○化○爲○烏○有○者○皆○從○頭○金○不○翼○飛○去○賈○氏○見○諸○子○束○手○  
無○策○曰○可○以○化○矣○乃○召○諸○子○曰○予○給○汝○輩○之○母○金○已○屆○還○期○惟○汝○輩○囊○橐○已○罄○而○母○金○固○盡○入○我○手○所○願○  
各○自○猛○省○知○博○之○不○利○於○已○徒○肥○於○人○盍○速○改○前○非○乎○苟○能○速○改○所○給○之○母○金○予○亦○不○責○汝○償○還○矣○諸○子○  
聆○言○霍○然○省○悟○并○喜○母○金○亦○不○索○取○乃○各○下○拜○曰○今○而○後○惟○命○是○聽○不○敢○再○作○牧○豬○奴○戲○也○賈○氏○於○是○各○  
令○擇○業○去○邪○反○正○不○及○數○年○向○之○所○損○失○者○已○一○一○恢○復○舉○家○頌○賈○氏○之○德○焉○

### 古今第一孝子

凡○人○子○之○孝○於○其○親○者○本○諸○天○性○也○然○爲○父○母○者○亦○無○有○不○愛○其○子○女○以○衣○衣○之○以○食○食○之○提○携○之○教○育○  
之○子○女○偶○染○疾○病○則○醫○之○藥○之○保○護○之○侍○奉○之○惟○恐○其○不○週○也○父○母○之○愛○子○女○既○如○是○則○子○女○之○孝○父○母○  
亦○理○之○所○當○然○也○亦○有○野○蠻○之○父○母○竟○以○殺○子○爲○事○而○子○能○面○無○怨○色○口○無○怨○言○日○修○孝○道○以○事○父○母○卒○  
化○父○母○之○野○蠻○爲○仁○慈○者○斯○則○奇○矣○其○人○非○他○卽○受○禪○帝○堯○之○位○而○治○天○下○者○虞○舜○是○也○舜○本○姚○姓○性○至○

孝父頑母黷弟象傲常欲殺之一日父母使舜上塗廩瞽瞍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筮自捍而下去得不死後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爲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瞍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中出幸未及禍其父母之凶暴蠻橫如此而舜非特不怨再修孝道以順父母帝堯知其賢乃受禪以帝位噫若舜之孝親誠千古一人也

## 古今第一逆子

子必以孝。孝旣不能。亦須順。順尤不能。已失子職。今乃反其道而曰逆。天壤雖大。安能容此人哉。江西俞富生業農。性兇悍。鄰里戚族咸畏之。歲光緒癸未春。與父同鋤田。父名占春。年周甲子。雖曰精神矍鑠。然較諸壯夫。已不及矣。富生見其父所鋤之田。不及己。大罵不已。父略辨數言。富生卽雷霆大作。執鋤頭來毆。父見勢不佳。舉足而逸。富生趕至河畔。無路可遁。不得已。乃投水泅之。富生亦投水而追。幸不相及其父。先登岸。逃避於鄰家。鄰家不納。謂其父曰。納汝老人。供些酒食。亦義不容辭。但汝子知匿在我家。必來尋仇。我其累矣。其父再四苦求。鄰亦冒險而納之。富生至家。搜覓不見。晚亦未歸。富生置之度外。不復追問。已爲其父之幸。父因年邁。受此大驚。兼受水濕。卽臥病鄰家。老妻私探之。見其病日革。邀其回家。其父仍不敢。鄰人亦以其病危。堅請回去。幸弗累及其父。無奈。乃由老妻扶之入門。富生見其狀甚傴僂。知病

已沉重。亦不加責於其隣。越三日。其父竟一慟而氣絕。富生於喪殮之具。亦置之不顧。老妻草草殮之。以了其事。隣里知其父之死於富生之手。大都敢怒而不敢言。不及一年。富生於庭中以斧斫柴。時將午。問其母曰。飯熟乎。母曰。未也。少頃又問。母仍以未熟答之。富生大怒。卽舉斧斫其母。中腦。血流滿地。一時殞命。諸鄰見其殺母。大逆不道。問諸官。鄰亦與有罪焉。卽集數人以拿富生。富生用其畢生之力。復執斧橫衝直突。以斫之。鄰受其傷者不少。惟未至於死。於是諸鄰報縣。縣卽實地勘驗。見其母果因斧破腦而死。而鄰之傷者。縣命醫治之。欲執富生。已遠逸不見。縣飭役吏四處搜羅。乃獲於鄰縣。依律問罪。人心爲之一快。後有鄉語曰。虎牙利蛇口。毒富生惡。還不足。父受毆。母被戮。天昏地黑。神鬼哭。有子弗喜。歡無子弗悲。鬱霍霍。免得後來受子辱。

### 古今第一敗子

錢百萬紹興人。名秋濤。人以其富有百萬。不名其名。故咸呼之曰錢百萬。娶妻張氏。百萬年已不惑。一無生育。或勸其納妾。亦不願。夫婦二人擬於村中送子殿以求嗣。夫婦遂同往。許願而還。越一年。果舉一子。夫婦喜甚。珍重之如掌上珠。因名其名曰掌珠。少多病。百萬百計調治。始獲安。不及數日。又病矣。百萬夫婦周護之。夜不安枕者三年。掌珠能行見物。卽敲不壞。不止。父母阻之。倒地狂哭。不得已。任其性之所爲。

而已數年之中凡什物中之貴品皆被其所壞年九齡延師課之不特不能讀并將書一碎作蝴蝶飛不足復將師之書冊亦盡碎之師加責百萬因愛遂極點懇師宥之願鬻書以償師無奈亦聽之而已掌珠年十六娶同邑石氏亦豪家女也頗嫻姆訓于歸之後見掌珠目不識丁日事揮霍勸勉備至奈掌珠素性一日浪費之數不達千金不甘於心其交游皆浮夸子鬪豔爭麗不惜黃白自石氏入門六七年間百萬之資付諸東流父母亦老相繼卽世掌珠欲於父母之喪擬使金四五萬惟牀頭已空田亦售盡卽將居屋鬻諸人奈無其主一日有自稱曰王姓向掌珠鬻屋問其值掌珠曰需銀十萬方願焉王卽如數鬻之限以喪事畢讓屋於王王立券付金而去事旣畢所得十萬之金已不留一錢屋旣讓人無處安身擬鬻其妻甫出諸口卽有人以三百金鬻之而去掌珠由是子身無親而用度仍不知節未幾三百金尤罄非文非武手不執業乃流爲乞丐追思向之田畝盡鬻諸人今屋宇與妻又鬻之吾何樂乎爲人哉行乞街頭自言自語忽與其僂岳相值掌珠含羞卽欲趨避岳曰毋然子今一貧至此身無所歸盍往我家爲傭粗衣蔬食亦足以飽較諸望門求乞勝萬萬矣汝願乎否乎掌珠默然良久曰願從岳丈尊命其岳曰汝妻已鬻諸人翁增名義已消滅今旣願爲傭當以主僕稱隨我來可也掌珠無奈往執役將一身襤褸之衣令脫去易以清潔之布服日僭諸傭從事操作越三年翁見其能耐辛苦每乘間問之頗悔前非



知○可○以○物○歸○故○主○矣○隱○至○女○居○與○女○約○以○某○月○某○日○汝○可○張○燈○設○宴○佯○作○夫○婿○祝○壽○我○當○使○掌○珠○來○令○其○  
執○役○以○侍○左○右○女○然○之○及○期○翁○謂○掌○珠○曰○今○日○王○家○祝○壽○我○與○彼○始○訂○交○情○願○厚○王○向○某○借○役○夫○王○卽○汝○  
所○售○之○屋○主○也○我○思○係○汝○舊○宅○門○徑○熟○悉○令○汝○往○服○勞○數○日○以○全○我○之○交○情○何○如○掌○珠○有○難○色○然○繼○思○身○  
爲○人○得○不○能○不○惟○命○是○從○因○前○往○至○則○主○人○出○問○其○所○自○來○答○曰○吾○石○氏○僕○來○執○役○也○主○人○曰○善○晚○間○燈○  
燭○輝○煌○殺○核○珍○奇○主○人○與○妻○並○坐○堂○上○命○掌○珠○侍○立○於○側○主○人○時○以○杯○酒○納○於○其○妻○之○口○妻○亦○報○之○如○其○  
夫○又○時○夫○妻○相○接○以○吻○親○愛○無○倫○掌○珠○始○則○不○敢○仰○視○繼○見○其○所○作○如○此○狎○愛○未○免○有○情○明○目○相○覷○則○主○  
人○之○妻○卽○其○所○鬻○之○故○妻○也○不○禁○俯○首○而○壁○淚○如○雨○下○主○人○見○其○狀○佯○作○不○知○矚○其○提○壺○行○酒○掌○珠○揮○涕○  
如○命○旣○畢○復○向○壁○流○涕○昔○日○之○鬻○田○鬻○屋○鬻○妻○種○種○孽○盡○上○心○潮○主○人○復○呼○其○行○酒○掌○珠○木○立○如○癡○若○  
未○之○聞○也○者○其○妻○曰○足○矣○斯○可○矣○於○是○呼○掌○珠○曰○今○日○之○事○汝○知○之○乎○昔○日○之○非○汝○悔○之○乎○汝○若○知○悔○吾○  
語○以○今○日○之○事○掌○珠○曰○孽○由○自○作○雖○悔○何○及○願○夫○人○語○以○今○日○之○事○其○妻○卽○令○主○人○脫○却○冠○服○則○一○女○身○  
也○掌○珠○大○駭○其○妻○謂○之○曰○此○我○父○新○納○之○姨○君○鬻○我○數○年○我○並○無○郎○當○時○鬻○主○我○父○令○人○爲○之○君○今○知○悔○  
則○田○宅○宛○然○盡○在○皆○君○之○物○也○不○過○我○父○費○却○巨○金○佯○稱○王○姓○以○售○之○耳○田○宅○歸○君○妾○身○獨○非○君○有○乎○語○  
畢○而○泣○掌○珠○悲○喜○交○集○頌○乃○岳○與○妻○之○德○不○置○自○是○家○室○和○好○足○不○出○戶○保○其○餘○產○亦○足○以○生○云○

## 古今第一孝女

孝女曹娥上虞人也其父爲祝巫漢安二年五月五日於江中溯濤迎婆娑神溺死不得尸娥時年十四沿江號哭晝夜不絕聲旬有七日遂投江死未幾抱父尸浮江上縣長度尙奇之葬之江南道旁其弟子邯鄲淳爲之碑蔡邕過而讀之題曰黃絹幼婦外孫齏曰

## 古今第一怨女

余昔年因事旅申於逆旅中得一破紙展誦之如女子口吻乃小詩二律也題爲客滬有感并有小序數行詞甚悽惋不堪卒讀其序云武林返棹歇浦飄蓬舊感交縈新愁悵觸鴛鴦塚上夜月雙棲燕子樓頭春風獨宿聲聲哀怨拍殘蔡女之笳點點血痕染出湘妃之竹羞紅顏而薄命搔首問天矧碧玉之年華驚心逝水命途偃蹇無可如何旅館蕭條誰能遣此願填恨海空勞精衛之魂坐擁愁城忍聽離鸞之曲分菱花而撒手香燼無溫話絮果兮從頭燭垂有淚躬自悼矣魂銷黯然聊詠小詩藉抒積怨其詩云淒涼旅館不成眠人到無家最可憐花謝水流春似夢風酸雨苦夜如年春衫有淚添離恨秋水無情了宿緣愴絕一奩明月鏡等閒分破竟難圓其二云家世清貧強自持最憐愁病誤情癡三生翰墨神仙累十載淒涼室女緣暗裏傷心惟有淚夢中握手總無詞滿腔哀怨憑誰訴生死有難淪落時余旣讀竟不禁

惆悵者久之。一腔怨氣躍躍於字裏行間。果不知誰家女郎也。及後見某雜誌有瘦秋樓鷓血吟著者。爲倪綠華女士而客滬有感二律亦列其中。其餘諸作亦皆悽絕。乃知作者卽倪綠華也。綠華本白下人。豐於才而嗇於命。遇人不淑。終日以淚洗面。故有鏡裏愁容燈下淚。風前弱絮雨中花之句。亦可概見其身世矣。

## 古今第一烈女

世風日下。道德墮沉。今日之所謂女子者。醉心戀愛。夢想自由。濮上桑間。恬不爲恥。已不識廉恥爲何物。貞節爲何事。欲以古之貞操節行與之晤談。則未有不掩耳却走也。是則聶政姊之所以流芳千古而至。今猶有稱頌也。當聶政殺人避仇與母姊如齊。隱於屠久之。濮陽人嚴仲子與韓相俠累有却懼誅亡去。求可以報累者。聞政名。至門請數友。乃具酒自薦。政母前酒酣。進黃金百鎰爲母壽。政驚怪。固謝。仲子固進。因辟人謂政曰。臣有仇於人。欲報之。竊聞足下。誼至高。願得交。懼足下耳。政對曰。老母在。政身未敢許。人竟弗受。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已。政母死。服除。政乃嘆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交臣如深。知政且也。老母以天年終。政將爲知己者。用遂至濮陽。見仲子。問所欲報。謂誰。仲子具告。政遂辭伏劍。獨行至韓。韓相俠累方坐府。持兵戟衛者甚衆。政直入上階。

刺殺累左右大亂政乃大呼擊殺數十人因自皮面決眼屠出腸以死韓乃暴其尸市中購問莫知誰子於是購能言殺相累者予千金久之莫知也政之姊名嫫聞之曰是其吾弟也立起如韓市驗之果政伏尸哭極哀曰是軹深井里所謂弄政者也嚴仲子察舉吾弟困汚之中而交之士固爲知己者死徒以妾尙在故重自刑以滅名幸奈何畏沒身之誅終滅吾賢弟於是乃大呼天者三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國人及晉楚衛人聞之皆大驚曰非獨政能乃其姊亦烈女也

## 古今第一蕩女

女之懿德以幽閒清靜者爲貴古人所謂婦德婦言婦工婦容四德具而婦道畢矣今有女而曰蕩女顧名思義何可言狀如漢陽之楊小環其父亦名士小環幼時父卽教之讀性敏慧一日能讀書百行字亦秀雅惟舉止不寧父愈加意教以爲婦之道小環耳聞而心違背父繪春宮作淫詞種種輕挑之舉爲而不羞以二九之年適金氏士誠亦文學士見小環之輕狂不合婦道時加約束而小環鬱鬱不樂由是互相爭執比目也而成反目士誠外出小環卽與鄰家少年子同遊登山玩水飲酒弈棋數日不歸其污跡可想而知及歸夫婦復大互打士誠不得已乃詣岳家請離婚小環之父恨女之不貞允其請擬此後以密室禁之或可稍減醜聲既離而歸其父將禁未禁小環竊其父所藏五百金而逸抵滬寓某旅社凡劇

場酒肆茶樓靡不有小環之跡。其父四處尋覓。小環聞風卽至杭。以西子湖爲行樂窩。并漫題詩於形勝之處。有逸士鍾紹琪。蘇人也。遇小環於三雅園。企其貌如朝花。言若流鶯。問其家。曰生長在漢。問其夫。曰居處無郎。紹琪適失偶。賦鰥。遂訂爲百年之好。紹琪謂小環曰。吾家在蘇。田園桑麻。掩映連頃。衣食足以自給。盍歸乎。休小環從之。至則見其室雖固而卑小。請新構一舍。紹琪不忍拂其意。遂鳩工庀材。成一大厦。小環又以安置裝飾。需某品某物。紹琪復如其言而購之。事成綜核。其數逾萬金。因是家用不足。向友告貸。或一百金。或二百金。至再至三。不敷。小環數月之用。紹琪心怨之。略有責言。小環卽試其搏士誠之手。以搏紹琪。鄰人勸之曰。凡婦人須節儉爲主。今汝家已費巨金。若不知反將何以度日。小環卽逐之曰。我家事與鼠輩何干。諸鄰含忿四散。後紹琪過鄰家談及小環之行爲。種種不法。鄰問小環家族。紹琪曰。但知其爲漢人。門第不覺也。鄰曰。想此蕩婦無家人往來。子然一身。盍轉鬻諸人。紹琪曰。固所願也。不知果有欲者否。適鄰有一老嫗。素以媒婆名。卽應聲曰。君欲售之以三日內。老身必使之他。紹琪許曰。諾未及三日。嫗果報命曰。閨門外有裘海者。富甲一鄉。年已遲暮。欲納妾以煖枕簟。身金多寡在所不惜。紹琪喜如其請。約五百金。以二百金酬老嫗。其事爲小環所覺。思去則亦可。惟此大厦係吾心血。裝潢完全。棄之。不願卽於將去之先。暗藏火於書齋中。至更深而發一炬。殆盡。而小環已乘輿至裘海若家矣。海

若見貌殊。可人惟量已老。骨難壓。其慾於是百計媚之。凡所言雖費巨金。靡不聽從。海若固嗜阿芙蓉。小環因之亦嗜焉。未一年耗金已達萬數。海若有二子。二媳怨苦殊深。久之海若死。小環與僕通明目張膽。毫不顧忌。二子無奈。遂僕去。小環要挾其子千金爲終老資。二子曰。果能鎮靜安分。以處千金。不惜惟須存於銀行。月取利可也。小環必欲現金入手。由已所信之銀行而存之。二子遂應命焉。及金已入囊。乘輿而出。曰。向某銀行存金去也。及夜未反。歷四五日。又不反。始知其遠遁。二子卽置之不問。後數月。鄰有自杭來者云。見小環與其僕寓居於杭之孩兒巷。僕則居然主人矣。由此積日累月。忽忽不知小環已成秋娘。而僕則生計無從。小環復棄僕歸漢。時父母俱沒。其弟允中課徒以餬口。見小環入。似曾相識者。小環曰。二十年不相見。手足如路人矣。我卽汝姊也。允中間其別後情狀。曰。在杭爲傭婦耳。念父母心切。故回省。不圖雙親已作泉下。遊痛何如之。允中念其無家可歸。卽留而養之。孰知狐性生成。始終不改。居月餘。卽與鄰子赴桑中之約。并誘其弟婦同入。穀中允中始覺。毆其妻而逐其姊。誓不相見。小環尤遠去。後亦不知所終云。

## 古今第一慈姑

湯陰之麒麟村夏氏姑。有女五人。長愛蓮。次愛荷。三愛蓉。四愛梅。五愛蘭。子一名長生。娶婦王氏。甫一月。

遽折其天年。王氏痛哭欲死。姑之五女性俱兇悍。謂其兄之死。非死於壽。死於娶。此不祥之婦。命如剛刀。故一霎時間。卽被其尅。王氏已不欲生。聆此惡言於夫殯之夕。閉戶自經。其姑見婦獨居一室。寂然無聲。意謂其傷心。闔泣將入其室。以慰勸之。及門敲之甚堅。呼之不應。姑知有異。遂招集多人。將門剔下。而婦竟如懸磔。垂於樑間。姑卽將其身抱下。解其帶鈕。探胸部。尙溫。知其可救。卽以口貼婦之耳。呵氣。其中一呼一吸。歷一時之久。婦始若夢醒。微張其目。見室中環而觀者不一。五女亦在。婦方有怨人解救之心。姑見其甦。因破涕而喜。曰。媳婦醒。老身亦有命矣。不然。老身將從吾媳於地下。命其長女愛蓮。至廚下煮粥。少許。以潤之。愛蓮不奉命。母以目示之。愛蓮不得已。始出。移時以粥進。姑灌入其口。盡三匙。婦低聲語曰。足矣。鄰人見其已生。遂散去。姑於是夕。乃伴婦而宿。時以溫語解慰。又時摸其身。恐終有變。一夕之間。目未交睫。天曙。率諸女晨炊。姑親身以盤。殺進。婦寧死不食。姑見婦不食。卽已。亦不食。柱頭鐘鳴。十下。姑及婦尙未進一粒。婦忽思及己之薄命。不食而死。願也。其如老姑之不食。何。若同歸於死。則老姑由我而死。不特不能成節之名。反得不孝之罪。因拭淚。請姑食。姑見婦食。亦卽食。而五女咄咄不已。恨母何惜。此不祥人母時。以待嫂之禮語之。并曰。汝之嫂爲寡嫂。其孤苦不可言狀。不善待之。是欺寡也。盍聽吾言。加意扶持。汝兄在泉下。見憐惜有人。亦瞑目矣。由是五女俱被化。無不曲承婦意。及夕。爭與婦同睡。久之。婦痛。

夫之心稍減念姑之情彌篤姑見婦如此而心亦少慰然仍無一時不用其慈念凡有操作必躬率諸女而爲之凡有食物必先使諸女而進之及五女俱嫁姑移榻於婦室夕同睡朝同起食同食實無一刻離之也鄰有惡少某涎婦之色欲得而甘心時往其家姑拒之嚴婦若不聞不知惡少以爲婦亦有同情焉所難堪者此老醜耳乃於夜深時破壁而入姑熟睡婦聞室內有聲始以爲竊急喚姑不醒惡少卽登其牀以手捫其口曰我非竊我實某也與汝欲圖永久之好婦聞言卽於牀頭執備刀刺之中喉而死時姑亦醒舉燭照之見事已至此狂呼諸鄰鄰以爲婦猶投環也畢集見某死於其室血溢牀下某之父亦在其間大號其母其妻亦遽至一哭之餘卽揪婦毒打姑哀求不允某之妻并痛毆其姑明日某父報諸縣勘驗旣畢遂枷婦至署姑求以身代官不聽升堂鞠訊婦曰深夜圖奸婦出無奈以刀刺之此實情也官亦知其確卽下諸獄詳文候判而已婦旣入獄姑時以食進相抱而泣願天佑之速出婦罪會詳文已轉判以惡少某夤夜圖奸罪固應死婦身旣寡不肯失節其志可嘉釋放可也縣得覆卽提婦出獄一面傳某父到堂宣布上司回文并勉其嗣後不得尋仇於婦令各歸婦回之後見其姑步履頗艱問其故姑曰無他婦私問諸鄰鄰曰自汝入獄已越三月汝姑何嘗安枕每夕焚香跪於中庭求天保佑今兩柄脛骨如裂紫血墳起痛不可忍其步履安得而不艱婦聞之泣不可仰愈見老姑之慈心爲絕無而僅有者矣



## 古今第一惡姑

寧波之南鄉。有邱開明者。娶妻傅氏。生一子。名濟成。娶忻氏。開明世業農。使子濟成習商於甬。娶媳甫三日。卽令其子赴甬。忻氏年十八。嬌好如花。姑視之大不悅。曰。我本農家。須擇粗健有力者。方能服勞。以彼之妖物。賣娼則有餘。而服勞則不足。吾家累矣。雖然。旣入我門。老娘自有手段在。雖在瘠牛。猶當鞭之撻之。必使力耕而後已。卽其體力不勝而死者。容何傷。言已。吃吃作鸞鷲笑。其聲乃如梟鳴。忻氏見是狀。聆是言。不覺戰慄。幾欲失聲而號。惟忌於姑。則不敢。姑覩媳面。卽成仇視之心。眞視如瘠牛。不復以人類待之。食不令其與衆共。桌喂以賸飯殘羹。獨食廁側。并不令得飽啖。寢不令其入已臥室。就屋隅棲雞之塼旁。席稻草敗絮以爲臥榻。日出而作。夜午而息。不使稍得休息。每從旁督責。執鞭瞋目。頤指氣使。稍不如意。或媳因力不勝而有難色者。鞭乃立下。以踐其瘠牛。猶當鞭之撻之。使力耕而後已之一語。姑力固巨。着膚上鞭痕墳起。痛澈骨髓。并不許媳作一聲。苟痛極而號。鞭且續續下弗已。終日操作。或且負重以行遠。終年碌碌。幾無櫛沐澣滌之暇。蓬首垢面。塵穢滿身。跣足露脛。豈復有人狀。手胼足胝。瘦比黃花。入晚。偃臥稻草間。四肢癱軟。筋骨酸痛。如被極刑。轉側不知所可。天甫黎明。姑已執鞭立身畔。苟不速起。鞭且復下。且不得食。卽媳而病者。亦必斥謂僞。不給之以食。醫何論焉。所謂雖其體力不勝而死者。容

何傷。媳距母家固不遠。平日不令其往來。一日其母病革。使其弱弟來邀姊去。一而姑聞之。卽厲聲曰。汝老娘有病。與我家之媳若干。就是汝老娘死。亦必不許其一往。汝速去。毋怪我不善待之也。弟見其如此情形。幼少之子。膽爲之碎。哭泣而逃。其姊惟含淚而已。操作如故。蓋婦之母家。惟母弟二人。母年老而病。弟年猶稚。故無人起問罪之師。忻氏屢欲自盡。因念我身所最親者。惟母與夫耳。旣不得令我歸寧。以見母面。而夫當終有旋歸之一日。得見一面。死瞑目矣。待之年終。夫果由甬歸。拜見父母之餘。獨不見其妻。心疑之。見場中一蓬頭少婦。力作不休。夫以爲所雇傭婦也。至夜其妻仍未之見。因請於母曰。兒婦何在。母曰。汝醜骨欲受妖精迷也。此非汝婦而何。問我何爲。濟成不覺大駭。人言我母之施毒於我婦。初不之信。今果然矣。是晚姑仍令其宿稻草上。不許入室。媳從之夜深。家人各睡熟。濟成暗至婦處。痛慰之。摸其膚。皮破血流。無一完處。濟成亦吞聲而泣。婦謂濟成曰。妾薄命。死何足惜。惟弟尙少。老母無依。君被妾妻之名。而不得其實。良足惜也。言未終。問姑有呵欠聲。濟成卽別妻而入。庸距知此一別也。正是伉儷永訣時矣。蓋天明。姑復執鞭至婦臥所。寂焉無人。大怒。謂媳之花骨。必入室與子同枕也。卽叩其門。濟成驚起。問何爲。母曰。汝尙佯作不知也。花骨何在。當鞭撻百下。或可消我胸中之氣。濟成答曰。並未入此室處。母終不信。牀上牀下。徧覓之不見。卽出覓諸工場中。亦無影踪。乃曰。是背地潛逃矣。濟成已知爲凶事。傍午。

有人於河中見一屍。卽呼人撈起。視之。乃忻氏也。濟成大哭。母尙怒氣未消。執屍髮而擊其面三下。嗚呼。惡云極矣。

## 古今第一賢媳

寧波奉邑某翁。余得諸傳聞。不詳其姓氏。謂翁富有家財。生子四。已各分產。翁夫婦二人。日於諸子處輪流食之。所謂無罣無牽。得享清福者也。無何。老妻作故。翁復納一妾。以爲服侍之需。不期翁之精神。尙稱豐饒。年餘竟復舉一子。其時長媳已守寡。惟藉田園運頓。待子成立。當無凍餒之虞。翁旣生幼子。思已年遲暮。不能再作經營。而舊產已屬分拆。妾與幼子。將何以圖存。不得已商諸三子曰。我一時思想偶左。復納妾氏。今旣尤添汝弟。我老矣。所謂風前燭也。惟渠母子二人。衣食無從。必至餓死。念汝等骨肉之親。除汝嫂孤寡外。擬各撥產二成。從父之面。以活渠二命。何如。諸子答曰。誰教老骨猶圖歡樂耶。今旣若此。自作自受可耳。安容復與我等謀。父聞之。怒與愧發。竊悔納妾之非。并慮計無從出。身如入於荆棘中。不知所措。緣低頭蹙眉。躊躇於庭前。長媳見而疑之。問曰。阿翁若大有不快於心者。盍告媳。翁欲言不言。思父子天倫。尙出此已甚之言。至於媳一則。婦流量必隘。再則外來恩本淺。三則寡居財更重。不如不言。弗再取辱也。媳再四叩求。翁乃含羞告以前事。媳曰。阿翁無慮。媳所授產。願與小叔均分之。翁曰。以汝孤兒寡

婦○我○何○忍○分○汝○產○媳○曰○不○妨○卽○入○室○啟○篋○檢○得○原○立○分○書○一○本○至○翁○前○跪○而○碎○之○翁○爲○之○一○驚○感○婦○如○此○志○誠○亦○跪○下○而○告○天○曰○某○有○賢○媳○某○氏○願○天○默○佑○使○世○世○子○孫○弗○替○也○迄○今○某○姓○甚○繁○衍○云○卽○寡○媳○之○一○派○也○或○曰○此○卽○奉○邑○鄆○氏○未○知○確○否○

## 古今第一狡媳

蘇州吳縣之木瀆鎮。多富家巨室。陸翁其一也。翁設醬園於鎮西。其子掌理園務。年未三十而死。媳汪氏。相解書算。乃以園務委之。媳顧汪氏年少守寡。不慣獨宿。乃與鄰生某有染。每夜生至。匿諸室中。久之。漸爲姑所聞。然不知所私者。果爲何人也。欲乘間捉獲之。而以愛汪氏故。不欲揚其醜。乃於無人時。諷之使自絕。汪氏聞言。雖知羞慚。竊幸所私者。姑尙不知其人。不如嫁禍於翁。蓋翁雖年邁。猶好作狎邪遊。柳巷花街。無日不有其足跡也。家人盡知之。乃誣翁與之私。姑頗信之。罵曰。老蠹昏憤。污我賢媳。敗家聲而辱祖先。後將何以爲人。余必使之無地自容而後已。是夕翁自外歸。姑厲聲斥辱之。翁力白其冤。曰。余雖好色。天下固多美婦人。何必不顧倫常。而演此家醜乎。姑終不之信。翁忿甚。欲得奸夫而甘心焉。日夜伺守之。汪知事將敗露。防範惟嚴。滿數月。翁終不能得。事將寢矣。而汪腹有孕。百計求墮胎之法。而未成。十閱月而產。姑堅叩之。汪乃泣而言曰。此一塊肉。翁累我也。姑力詆翁。翁雖力辨。而汪言之益。故不數日間。

醜聲播於全鎮。自好者咸不以人類齒。翁憤不能平。作書記其顛末。遂自經死。及家人知之。已不及救。檢其衣。得此書。姑始知爲汪所愚。而翁自死之由也。搜汪室中。得鄰生小影。知汪所私者。卽鄰生。乃往執之。縛婦而報之。官定讞論大辟。

## 古今第一賢兄

晉之鄧攸字伯道。七歲喪父。俄而母及祖母相繼死。居喪九年。以孝謹稱。時石勒入寇。過泗水。攸避亂。以牛馬負家人而逃。中途遇賊。掠其牛馬去。攸乃徒步。擔其兒及其弟之子綏以行。度不能兩全。乃謂其妻曰。吾弟早亡。惟此一息。理不可絕。今於患難之中。祇知有子而不知有姪。是并此孤而不保。何以對吾弟。於地下。應棄兒以全姪耳。幸而得存。吾後當有子。妻泣而從之。過桑園。攸乃給子采桑。甚縛之於樹。負姪而行。姪得免。而子爲亂兵所殺。歷數年。其妻不復孕。遂納一妾。甚寵之。詢其家屬。云是北人。因遭亂失。所淪爲妾。媵尙憶父母姓名。乃攸之甥。攸聞而大悔。遂別嫁之。誓不復畜妾。以無嗣終。時人聞而哀之。爲之語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及卒。弟之子綏已成長。服喪三年。亦所以報之也。

## 古今第一愚兄

鎮南之楊家礮村。有傅兆言者。子二人。長曰仁愿。次曰仁懷。仁愿年十餘齡。尙不分牝牡。仁懷穎敏。兄弟

同學於村館。愿一日不能識一字。師教之苦甚。欲留懷以黜愿。懷謂其師曰。吾兄性愚魯。致吾師動氣。然天之生人。其優劣實無一定。生成愚者。得教靈寶。漸開可進。於智智者。失教靈機。泊沒亦入於愚。今以吾兄之愚而失教。將愚則更愚。願吾師擴容之。師聆其言。曲折中理。因強留之一日。兆言囑懷往探戚。令愿獨上館。師適外出。館徒互爭。甲徒舉硯破乙之額而死。甲徒懼罪。卽密約諸徒。許以厚償。嫁禍於愿。走告乙之家屬。乙父至館。師亦至。見乙已僵臥館中。血流徧地。問孰爲之。諸徒齊答曰。仁愿也。問其故。諸徒曰。我等方讀書。仁愿癡性暴作。以硯擊人。不知果擊誰也。幸吾輩未之中。所苦者某生耳。師於是問仁愿曰。汝果擊乙生乎。不應。再問之。仍不應。乙父大怒曰。先生亦老悖也。諸徒俱云然。豈復有誤耶。卽負其子於兆言家。欲其償命。兆言無奈。恨今日不使懷他往。或無其事。時懷適由戚家回。見其兄發生意外事。卽問之曰。兄何故擊人。愿仍不答。懷思兄雖愚。而性屬忠厚。必不爲此。或諸徒欺之也。卽館謂同學曰。吾兄殺人罪當死。兄死我亦不願獨生。是以一人之命而償以二人。此中關係頗重。兄果爲此。吾二人之命不足惜。如其罪非我兄。以其愚而欺之。等人命於兒戲。我死之後。必爲厲鬼而索汝輩命。一一不遺。且以此不白之冤。天必擊汝等頂。今秘而不言。恐至此時。欲言不及也。諸徒問之。不覺如夢始醒。中一生出首。謂曰。誠然。此事實非愿爲之。乃某甲與某乙爭執。某甲爲之也。時其師亦在。聆是言。師卽扭甲至案前。

嚴拷之。甲辯無可辯。因服罪。乙父知其如此。即將其子復負入於甲家。向兆言謝罪。而仁愿之冤乃始白。

### 古今第一惡兄

沈養浩小字阿剛。彭城人。父母相繼逝。家有餘蔭。約十萬金。有弟二人。長弟養吾。沒時。婦有孕。既產得男。婦於痛夫之餘。忽有此子。保抱維周。欲衍其夫之一脈。次弟養善。年既冠。兄並不爲之議婚。里中有願壻其弟者。阿剛反告人曰。吾弟不率教。日事邪務。恐累人家淑女。姑遲之。待其回心向善。再與之婚娶。未爲晚也。人知養善頗守規。其兄竟所言如是不之解。而不知其兄意圖財產爲己有。不願分弟之故也。由是日責養善。不與之衣食。并不許其同居。逐之他適。養善見兄之施虐甚。受苦難堪。暗地墮淚。思丈夫何難自振。卽棄家遠颺。以謀生活。至夏口。囊橐空虛。飢不能行。乃宿於廟中。廟有相士。錢知休者。見養善面目。實非貧窶子。胡子身而臥於此。呼而問其詳。養善以兄之故告。并言目眩頭暈。不能舉步。相士問其晨餐否。曰。三日不食矣。相士於街衢中。市粥一碗。進食之。覺神氣驟增。相士曰。子今來此。意將何爲。答曰。願爲人傭。相士邀至其家。謂之曰。我有薄資少許。子願讀乎。如願。則讀於吾家可也。養善曰。失路之人。得執牛馬之役足矣。遑計讀書。相士曰。我鄉村落。煙戶頗多。惟無學塾。子學於我家。糾集蒙童數人。以訓之。亦一舉兩得也。養善從之。遂與其兄隔絕音塵。兄得諸人言。謂養善已死。兄心始安。又念其姪年復一年。長立

之餘亦須與之分產。謀有以殺之。庶幾可以獨肥。時姪已入學讀書。某年秋。姪患病一月。及病少愈。卽欲入館。母阻之不得。養浩竊喜曰。得殺之時機矣。俟其姪於上學去時。於途中給以餅二枚。謂之曰。我恐汝飢。今病新愈。不可失食。汝食此可以無慮。姪不受。固與之。乃受。卽囑其食。姪答曰。方飯而出。安知飢待其時。食之可也。養浩見其意決。復囑曰。汝留此。不得給他人。少頃自食之。姪一諾而去。養浩於是訪友近村。默俟好音。不圖姪至館檢書。適應讀之書。因一月未曾入館。遺於家。返而取書。謂其母曰。伯父當兒去時。給兒餅二枚。欲我食之。我未食。留諸囊中。母聞而疑焉。思養浩之視姪。如眼中釘。病一月。未曾一叩。癘劇。今忽於途中給其餅。當有異也。卽囑其兒出餅。視之無異狀。乃以一枚投諸犬。犬忽立斃。大駭。往告其母家。婦本江氏。兄名龍颺。控諸縣。立提養浩。養浩曰。吾憐姪孤。竟反誣我。懇縣立辦。誣控罪。蓋養浩以爲二餅盡投諸犬食矣。證據全無。犬之因而死。尙可解辯也。不料與犬僅一枚。而尙有一枚。在婦懷中。呈縣試之。縣當堂令役縛犬來。投以餅。少頃。犬亦斃。縣曰。汝復何言。汝自認罪。或議減發落。否則不貸。婦復稟以昔年逐叔事。今叔生死未卜。縣問其叔何名。婦曰。養善。縣訝曰。有是事乎。我同里相士家之蒙師曰。沈養善。今年近而立。得母卽汝叔歟。迅速作書。邀其來縣。至則嫂叔對之痛哭。咸怨養浩之不仁。縣乃治養浩以罪。流諸滇。



## 古今第一義弟

顏宏都名含邛邛人。少有操行。以孝友稱。晉咸寧中。兄畿得疾。就醫診治。竟死於醫家。家人迎喪。引喪者。顛仆相繼。口喃喃述畿言曰。吾壽命未死。但服藥過多。喪我五臟。故而昏絕。今當復生。慎毋葬也。父從之。既歸。其妻又夢之曰。吾當復活。母及家人之夢亦如之。舉家大奇。卽欲開棺。而父堅執不可。含時尙少。乃慨然曰。非常之事。古則有之。今異靈至此。開棺之痛較輕於不開。則厚負吾兄矣。父母從其言。乃共發棺。果有生驗。然氣息甚微。調護累月。猶不能言語。飲食所需。託之於夢。合家營視。顛廢生業。雖在母妻。不能無倦矣。含乃棄絕人事。躬親侍養。足不出戶者十有三年。畿卒不起。無何。父母兄弟相繼歿。僅存次嫂。因疾失明。含課勵家人。盡心奉養。自嘗省藥。僕察問息耗。數年如一日。醫者疏方。謂非蚶蛇膽不能療治。含徧求之。終不能得。中心憂慮。忽有青烏授以青囊。得膽藥成。嫂疾卽愈。說者謂其至誠所感。有以致之。如顏含者。洵守義之至。足以風。

## 古今第一愚弟

山西康氏名其年。富室子也。讀書之餘。兼理家務。雖有帳司。多親爲之。其弟錫年。愚蠢無匹。成人之年。問其兩手之數。尙不能答。而其年因其愚鈍。竭力教之。亦徒勞無補。年二十爲之完婚。初遠近知其人格。無

有肯許之者。其年暗以金媚人。有周氏女始許之。蓋周氏家甚窘。利其富故也。婚娶之夕。其年知其弟必不省夫婦之歡。因謂之曰。弟今夕同新婦眠。必須行若何事。須切記之。弟亦不知其兄之所語何事。既入室。不脫禮服。而仰臥牀上。栩栩然已入夢鄉。婦見其不去衣冠。而仰睡若尸。卽生嫌惡心。夜深亦不登牀。憑桌而臥。翌晨。錫年酣睡已足。啟門而出。兀見其禮服在身。相告曰。今日婚禮已畢。可無容再服此衣。及見其衣上。綉紋縷縷。意者。昨宵未曾脫下乎。令其妻詢於新婦。新婦俯首不答。惟啜泣而已。果不出其年所料。由是新婦屢求去離。其年不允。後有人竊謂新婦曰。汝既許矣。今謀去彼。富有資財。汝仍未有盡先分產。然後將產入手。現金則藏之田園。則變之攫其所有而去。未爲晚也。新婦得計甚喜。惟不能直言之。乃始與其夫相親。教其分產之利。錫年略有知覺。婦乃一一語以故。謂汝家業產。汝兄弟共有之。今汝僅與我兩人。汝兄子女。疊疊需衣食之資。若干。讀書之資。若干。婚嫁之資。若干。不及數年。我與汝當餓死。汝可與兄商。談分析。則我與汝可保財產於靡盡。錫年曰。然遽語其兄曰。我欲分產矣。兄驟聆之。駭曰。此誰教汝也。錫年曰。與我同宿之人言之。兄曰。毋如此。汝知識有限。能治家務。錫年無語。婦知其兄不允。復教錫年哭。錫年則居然哭。兄問曰。何事而哭如小兒之索餅。餅然曰。我欲分家也。兄仍不允。婦復教其哭。且罵錫年亦如教而哭。罵於兄前。其年知其婦之長舌無可藥救。爰邀親戚主其事。一瓜分。惟田地之

券須兄珍藏。錫年深信。婦言不肯聽。命待其兄及戚屬。決意不給。婦無奈。因聽議焉。而所得現金已不下萬元。由是婦乃應手揮霍。密結少年。錫年不聞不覺。兄屢察問之。被婦斥詈。並謂其種種調笑。以誣之。蓋欲使其不復過問也。無何所授現金已去半矣。婦復令錫年向兄索文契。兄堅不肯予。婦知不可得。乃挾所有而逸。越一句兄始知已逸去。以問錫年。答曰。不知其所往。檢其篋均空無所有矣。

## 古今第一傲弟

世人論弟之傲者。鮮不曰象。象誠屢欲殺舜。舜見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夫。而後象爲舜化。於是乎有有畀之封。是象雖傲而不終於傲。今有顧城宏者。山陰人也。兄輿宏當共居時。固儼然一豪家也。誠宏不軌。日向其兄索金銀。以資揮霍。兄畏其傲。靡不給之。若所索之數鉅。一時不能如數。兄必設法以足之。不足卽遭其毆罵不已。時欲殺兄以逞其所欲。兄不得已。乃爲之議分。城宏喜甚。分之日。田廬器具。俱擇其尤嘉者。兄惟聽之而已。不及數年。蕩然一空。向兄借貸。兄復如所請而予之。未幾猶罄。仍向兄索之。兄始終不敢斬。兄自析產而後。雖屢受其剝削。而利源日見其充盈。無他。兄於杭之清和坊開設綉坊。出品興盛。遠近顧客皆信仰之。故生利日富。歲終輿宏恆居杭一月。待新正持其餘金而歸。輿宏有子名在明。年亦二十餘。經濟亦頗精明。任店務已有二載。億則屢中。至某年以月某日。侍其父渡錢。

塘而歸。城宏早探得其歸期。暗買無賴子二人。俟於江干。與宏父子。適被其所遇。隨行其後。欲覓無人之處。而圖之。行未數里。顧前後無人。無賴子出其利刃。向與宏直刺。中胸遽倒。在明且號。且奔。已爲無賴子追及。卽擲其所有金。無賴子見金已入手。遂舍在明而遁。至城宏家。返報其不辱命。城宏重酬之。而去。在明喘奔至村麓。以報里正。復央人傳凶耗於家。家人得其信。舁尸歸。子從里正報縣。縣卽嚴拏凶手。越一旬。捕卒至會稽郡。見一豹額狗眼者。飲酒於廟側之酒肆。手受創痕。在將愈未愈時。捕卒疑之。同入席酌酒。互通姓名。其人曰。某。趙瑞昌。諸賢人。問執何業。曰。始操機坊業。今失業已半載矣。問來此幾日矣。曰。旬有餘日。問何事而來。曰。欲覓業也。問居住何所。曰。無定蹤也。問左手因何受創。其人欲言而止。似不能卽出諸口者。旣而曰。斫木誤傷也。捕卒已心知其一二。乃謊之曰。君今欲覓一業。我有友在縣城中。設機坊。甚鉅。爲夥友衆多。無駕馭之人。君旣老於此業。肯屈駕以爲之督率。必酬以厚俸。君肯從吾往見吾友否。其人曰。願從。於是同往其友家。蓋其友爲捕卒之首領也。彼此密議。決其人爲凶手。卽不然。亦必在盜竊之流。卽加以刑具。不至大礙。議畢。出刑具環諸其頸。其人大駭。曰。是何爲者。捕卒曰。汝殺顧某事。如直言。或分金於我。當宥汝。不然。送縣。汝將來身首分離。弗後悔也。其人知事已敗。露苦求釋。放將城宏買殺之。田詳細告之。捕卒曰。然。宥汝之權在官也。我不得而主之。乃送縣。縣得其情。卽捉城宏到案。始則辯之。

甚力及出凶手面證則城宏氣沮無可逃遁如法以治傲弟之罪云

## 古今第一賢姊

列女傳魯姑姊者魯野之婦人也齊攻魯至郊望見一婦人抱一兒携一兒而行軍且及之棄其所抱抱其所携而走於山兒隨而啼婦人遂行不顧齊將乃追之間所抱者誰也所棄者誰也對曰所抱者妾兄之子也所棄者妾之子也見軍之至力不能兩護故棄妾之子齊將曰子之於母其親愛也痛甚於心今釋之而反抱兄之子何也婦人曰己之子私愛也兄之子公義也子雖痛乎獨謂義何故忍棄子而行義不能無義而視魯國齊將按兵而止使人言於齊君曰魯未可伐也乃至於境山境之婦人耳猶知持節行義不以私害公況於朝臣士大夫乎請還齊君許之魯君聞之賜婦人束帛百端號曰義姑姊

## 古今第一愚姊

夏筱泗甬之江北人有姊名依依父母已故筱泗憐其姊之愚如木偶不之嫁願養其終身以歿依依年二十餘尙不能自梳沐衣服之反正亦不能辨履每倒納見人之傅粉彼喜效之滿面如白狐且塊粒填起人見之靡不絕倒一日裸體晝臥適爲役夫見及時左右無人卽與之狎褻依依亦不知此爲何事越四五月腹漸隆起筱泗思其愚如此必無意外事當是癡疾也以藥治之不特不痊又日見其膨脹惟以

其○不○足○重○輕○之○人○亦○未○甚○注○念○若○果○不○起○殮○而○葬○之○而○已○十○月○既○足○某○夜○將○半○腹○中○一○塊○肉○竟○墮○地○矣○呱○而○啼○筱○泗○夫○婦○卒○然○驚○醒○不○知○兒○聲○起○於○何○處○細○察○之○其○聲○出○於○依○依○之○臥○室○中○夫○婦○卽○起○入○其○室○見○依○依○兀○坐○牀○間○手○抱○血○淋○淋○然○之○小○孩○謂○筱○泗○曰○吾○今○亦○生○子○矣○筱○泗○大○怒○登○牀○欲○殺○其○母○子○其○妻○慰○之○曰○以○愚○蠢○之○人○而○有○此○事○必○刁○男○侮○之○彼○安○有○外○心○今○既○如○此○宜○隱○之○毋○自○求○其○醜○卽○囑○其○夫○於○背○地○之○中○送○兒○於○育○嬰○堂○但○刁○男○爲○誰○宜○審○悉○之○令○絕○其○跡○致○後○無○餘○慮○也○筱○泗○從○之○因○問○其○與○汝○私○者○爲○誰○依○依○茫○然○罔○覺○筱○泗○之○妻○察○其○愚○情○生○子○之○理○究○從○何○而○來○彼○還○不○知○無○怪○其○不○能○告○以○私○通○之○爲○誰○因○以○手○作○式○復○指○其○陰○處○汝○與○誰○作○此○等○事○依○依○忽○然○省○悟○曰○有○之○阿○三○也○筱○泗○知○是○役○夫○卽○重○責○其○人○並○問○其○何○故○欺○侮○愚○人○阿○三○曰○我○豈○有○意○於○佃○婆○哉○一○日○見○其○出○身○仰○臥○我○一○時○心○猿○意○馬○偶○僞○爲○之○此○後○並○不○戀○情○不○圖○竟○成○孽○果○矣○筱○泗○由○是○遂○去○之○明○日○依○依○早○起○鄰○見○其○腹○霍○平○疑○而○問○之○依○依○得○意○曰○我○昨○夜○生○子○矣○鄰○始○不○信○繼○思○其○腹○果○不○得○母○有○是○事○乎○因○問○曰○汝○既○生○子○盍○抱○與○我○視○之○依○依○入○室○覓○兒○不○見○卽○向○筱○泗○夫○婦○以○索○兒○蓋○筱○泗○夫○婦○因○一○夜○未○睡○此○時○方○入○黑○酣○猶○未○起○也○問○其○何○爲○曰○子○我○以○兒○我○當○抱○與○媽○媽○看○筱○泗○大○怒○卽○披○衣○下○牀○欲○鞭○之○依○依○懼○而○逸○筱○泗○怒○與○愧○兼○亦○不○欲○追○依○依○逃○入○野○外○歸○途○不○識○自○朝○至○暮○順○行○逆○走○距○其○舍○不○出○一○里○既○值○其○門○且○未○認○識○見○筱○泗○佇○立○於○外○依○依○迎○其○前○而○問○

曰伯乎叔乎。筱泗之家在何處。筱泗羞而入。鄰人嗤而告之。曰此卽汝家也。所問卽汝弟也。何昏昏乃爾。筱泗無奈。復如前養之以終。

### 古今第一毒姊

嗚呼。人不可以無財。既有其財。而財亦足以殺身。如清之中葉田氏紹祖者。四川夔州籍。紹祖年四齡。父遽逝。越二年。母亦病。自知不起。卽召其已嫁之女秋葵來。囑以身後事。曰。汝父遺產頗巨。嫁汝之外。尙有金三萬餘。現貯若干。存於某莊若干。借於某戶若干。汝弟尙稚。我死之後。汝當善撫之。及其成人。與之婚。娶課其勤惰。以至成立。我尙有珠百餘顆。價值千金。悉付汝。先作酬養之資。將來汝弟既長。當復有以報汝也。秋葵唯唯從命。未幾。母果卒。秋葵卽移居於弟宅。其夫業藥材。歲必遠往諸省。所賺亦不乏。惟好爲牧豬奴戲。屢耗傷而回。秋葵念其夫不能起家。商於夫曰。君屢戰屢北。家無餘資。兒女成行。將何以自活。爲今之計。以弟孤弱。一身罔有知識。不如及早殺之。然後弟之產業。均爲我有。君意以爲何如。夫曰。是奚可哉。人之富貴在天。世之刻薄成家者。尙不能久享。況殺人以傷天。良後亦難保無事。卽倖而免焉。寸心自問。亦不能安適。我願由命而行。以汝所言。斷不願爲秋葵。以其夫所見。雖如此而已。意決其明年夫復作商。遠行。秋葵思趁夫不在。可以下手。卽就藥舖中。售得砒毒。僞爲藥鼠。投於餅中。納諸廚。時其弟已入

學待其歸。予而殺之。計算已畢。急不及待。佇立於戶外。以俟之。子女二人在室。見其母。以餅置廚中。不知其故。私竊而分食。殆盡。及紹祖歸。秋葵卽挽入。示以親密意。曰。鄰家餽餅來。我留此。以餉汝。啟廚。失所在。大愕。問其子女。子女初不應。急切審問。答曰。食之矣。秋葵遂私向人求解藥。藥至。子女均倒地。滿口出血。已無及矣。紹祖不解其何故。竊念吾姊爲我說本。以餅給我。不意渠二人私食之。而竟至於殞命。此吾姊必以砒毒殺我。其子女誤中之如此。吾尙可一日同居乎。時年已十一。卽逸去。秋葵傷殺弟不成。反殺子女。異日夫歸。何以解辯。及弟旣逸。曰。得之矣。可托弟與子女爭。不勝。暗購毒。置餅中。以藥之事。發酒逃。其明證也。未幾。夫歸。秋葵以成計。哭訴之。夫曰。汝弟年幼。斷不爲此。必汝欲殺弟。上蒼有眼。反自殺子女。今汝弟不知去向。家財雖屬諸我。但已無兒。將焉用。秋葵曰。不患無子。特患逃者復來耳。夫聆是言。知其殺弟之事。益確厥後。秋葵無子以終。及秋葵與其夫俱歿。紹祖仍未歸。或知其早已凍餓死於途。

### 古今第一賢妹

江陰孫錫麟清之孝廉也。當其一矜未青之先。與市中酒肆婦袁氏通。後旣名列膠庠。遂割斷愛情。不復通一語。有縣憲之子名殷如貴。一日跨馬過街衢。見婦之姿容。雖非傾城。其秀豔亦人莫與比。心好之。明日持錢至酒肆。僞爲沽酒。實則謀與私者也。果如願焉。往來周密。爲碍於其夫。謀殺之。擬娶其婦。夫被謀。



而事竟聞於官。官拷問婦之奸夫爲誰。袁氏曰：是孝廉孫錫麒也。縣傳孝廉訊之。孝廉堅言未有其事。袁氏堅稱有之。與我同謀。一訊再訊。袁氏無異言。縣因詳文。先除其功名。加以嚴刑。孝廉痛不可耐。思認固死不認。亦死等死耳。不如直認之。免受堂上之刑。遂具給。孝廉有妹適方氏。知兄之抱冤。逕訴知縣。縣不理。訴府及省。亦不理。家無餘資。乃鬻其住舍。得數十金。踵京。謂兄冤。不白。願同死。誓不再歸。第部控。更非易易。况一婦人乎。百計思維。迺投顯豪門。爲傭婦。將兄之事痛訴於夫人。求其代白於顯豪。顯豪得其詳。細查之。果有是事。已具給待。凌遲而已。於是親詣刑部。謂某事有冤。宜飭廉官再行審問。刑部如其請。另着員再訊。仍不能得其情。官府目爲事已確實。何復徒勞。唇舌差員。乃使男女同獄於夜間。竊聽之。竟孫某責袁氏不良。我與汝雖有昔日之汚。然隔絕已久。汝今果與誰同謀。妄攀我也。必欲置我於死地。袁氏曰：無他同謀者。實非君係。縣之少爺。少爺告我。堅攀君以君之貴。故或可援我同出死罪也。差員聆其詳。明早復訊一言。而袁氏服。卽傳縣到案。并捉其子如貴。嚴刑拷掠。亦卽服罪。乃出孫某於冤獄中。是役也使無其妹之賢能。如是雖啣盡東山木石。恐亦難填此茫茫之大海。今得重生。皆其妹之膽識過人。奮不顧身。有以致之。是亦足以風矣。

## 古今第一豔妹

青州謝志道。有妹曰小道。生周歲而孤。其明年母亦謝世。志道娶妻王氏。賢而能。憐小道無依。勤心鞠育之。能言。呼嫂曰阿母。嫂再四教之。囑其呼嫂。而小道終不改。以爲幼而無知然也。及九歲。仍不改。嫂曰。是直殺我也。不敢當。而小道仍如故。後志道生子曰端生。年四五齡。志道市食物歸。妹及子均分之。時小道年及笄矣。尙與幼姪爭食。不遂。其欲卽號泣隨之。嫂知其戀必多。與之令其壓足。而後止。年二十二。議嫁於同邑李文彬。當其將嫁之先。小道知其將適人。作嬰兒啼曰。兄嫂欺我太甚。彼自不嫁人。偏欲嫁我。必不去。有鄰女告以嫁人爲婦女之分。嫁得丈夫。有何等趣味。何等愛好。并語以陰事。小道曰。若然。我明日就嫁鄰女。曰。不然。必待婚期。至始可也。由是小道度日。若年見人。必告曰。我某日欲適人。我與丈夫有何等趣味。何等愛好。并行如何事。兄與嫂止之。終不聽。有時自言。有時自笑。有時自怨。謂嫁期何遲遲。未至也。種種癡態。非言所能盡。及期。彩輿臨門。卽自入於輿中。令速去。至則廟見畢。遂抱丈夫親其嘴。夫羞甚。而小道自若。旁觀笑不可仰。旣寢。夫婦行樂。大聲高叫。夫卽捫其口。謂之曰。此等事。惟爾我二人自知之。爲外人知。羞乎不羞。小道復高聲和曰。此等事。惟爾我二人自知之。爲外人知。羞乎不羞。此無他。當其將嫁時。兄以其癡。教之曰。汝嫁丈夫。須句句聽丈夫言。故此時丈夫如何言。小道卽如何隨之。夫復囑之曰。夜來情事。須守口如瓶。小道曰。唯。翌日歸寧。甫入室。卽與兄說。知長兄以目示之。小道終不解。見人卽

說時新。郎亦在其家。聞之羞慚不堪。言狀後。因其癡愚不化。夫遂不與之同枕。復時作癡態。欲掠其夫。以博歡。夫益憤恨。乃閉諸密室。不與通問。聞矣。

### 古今第一惡妹

清乾隆間。浙之餘姚湯永康。娶妻顧氏。永康經營於杭。家有母及妹彩珠。父早歿。母守寡不貞。與叔通。彩珠亦與焉。永康在杭。得其岳家書。知家中醜聲不堪入耳。適有同里友。由杭而回。永康作書。囑其遞於岳書中。有云。待店務少閒。當購刀回家。殺其叔及妹彩珠。不意其友目不識丁。耳復重聽。祇知永康托其寄柬。必家書也。乃逕投其家。母得書。與叔閱之。駭極。謂永康歸。市刀以殺我及彩珠。母與妹聞之。大怒曰。無慮。彼如歸來。當先下手以殺之。言時爲顧氏所聞。顧氏由是戰悚於心。密倩人修書。阻其夫之歸期。不圖書甫出。而夫已至也。顧氏愕甚。卽語其故。并令其他適。奈時已昏暮。永康曰。姑宿一宵。何妨。明日當仍作杭遊。妻無奈從之。夜將半。忽有人敲其門。不應。卽破門入。永康見其母三人。俱作厲色。叔手執鐵鎚。妹持繩。將下手焉。永康與妻跪而哀求。謂此後惟從母所歡。必不敢一言及之。但求饒命。并告以我家門祚衰微。我死。更何人以繼香火。母與叔見其狀。聆其言。覺心傷手軟。舉步欲退。彩珠曰。是惡乎。可不殺彼。我三人必爲彼殺。永康復哀求其妹曰。我與妹同胞之親。我何忍殺妹。還求妹宥我。他日適人。粧奩從厚。以

報今日之恩。妹曰：誰希罕汝之粧奩者？即逼叔以鐵鎚擊之。叔似不忍。彩珠乃奮而自擊。中永康之腦際。復以繩環其頸。一端授母。一端自持。加力而摔之。而永康之命遂送於彩珠之手。後其事雖爲州府所聞。一一凌遲。惟當時設無某妹。夫安有若此之慘哉！彩珠誠忍心之至者矣。

## 古今第一良友

清乾隆初。兩淮運司署有鼓帥。頗宏敞。某歲除夕。離商程某。以避債居此。俄頃。忽聞樓梯上有橐橐聲。視之。則友人吳某也。訝曰：君何爲來此？吳亦曰：君何爲先在此？程曰：吾因逋負四萬金。無以應付。今夕之債主畢集。吾家居既未便於酬對。無地自容。故避居於此。君本富利厚。豈若我因負之爲難乎？吳曰：吾今歲須十萬金。可了各事。連日拼擋。僅得其半。與此則失。彼與彼則失。此剖分無術。故來避匿。一宵明春。再作計。時耳。程曰：如此。則作伴守歲。均不寂寞。誠大佳事。吳曰：不然。吾有五萬金。在家自用。果然不足。濟君則尙有餘。今以假之。君請速歸家。料理。言時。卽出袖珍之紙筆。作函付程。令其向家人取之。程感謝而去。取金還家。向債主一一償清。胸襟爲之一暢。其妻叩其金何來。答曰：吾有良友。吳某亦爲避債。故同匿鼓樓。彼自用不足。願將此金借我。今其人尙在鼓樓。夜寒。宵深。非酒肉不足。以暖之。囑其妻具饌。饜之而去。謂吳曰：今真可以伴君守歲矣。羅酒肴於其前。與之對飲。按程本良賈。是歲以海運遇風。乃耗折巨資。幸

吳某濟急。得以保全信用。明年與吳合股營業。遂盡復其資。噫。世之藏金於囊。而不肯濟人急難者。多矣。至己則負人。而尙肯以金濟人者。實不概見。吾僅得之吳某矣。如吳某者。可謂之良友也。

### 古今第一益友

伊闕韓公子。年少慷慨。力行周濟。任郵之事。義聲聞於鄉里。一日有客踵門求見。衣衫襤褸。神氣灑如。異之。詢其姓名里居。曰。鉅鹿人。姓王。無名字。與之談。口若懸河。滔滔不窮。公子愈奇之。留爲上客。居月餘。辭曰。今將去矣。擬借巨金壯行色。未知公子能不吝否。公子意似躊躇。客笑曰。行矣。前乃戲言耳。臨行出摺扇一。曰。素蒙厚款。無以爲報。此。錢者。願以奉贈。他日君往河北時。倘遇急難。持此可免也。客去後。公子偶檢篋。篋多空。大駭。所失者皆金玉珍寶也。約計之。值甚巨。念客言頗疑之。然無以發也。公子因任俠尚義。又多揮霍。不十年間。家計日落。田宅典質殆盡。僮僕亦皆星散。公子夫婦與子女數人。獨守破屋。應門者僅一童子而已。公子有族叔某。權署保定府事。聞公子困。招之往。佐治公事。公子乃整理行篋。叮嚀家人。而別行篋之中。檢得客所贈扇。憶曩言。卽持之。赴保。經年。叔歿於官。有一子。年方幼。公子乃襄理其家事。扶柩以歸。過衛輝。宿逆旅。盜夕至。公子雖無多物。而叔之宦囊則甚富。方將刼取。忽見公子所持扇。遂相率而退。又明日過太行山下。忽一騎馳而前。挽公子臂。曰。識故人否。公子視之。乃贈扇之王姓客也。因

道契闊。邀至山寨。一叙公子。以扶柩辭。停車略談。客使一騎送之。所過皆安靜。抵家十日。有人送書來。發之。皆契券也。蓋公子所典質於人者。客皆贖之。歸末附一紙。則昔所取之金玉珍寶。一一標明價值。以核贖產之數。適相符合。自是公子復爲富人。而周濟任郵之事。奉行尤力矣。

## 古今第一信友

徽有布商。密以千金分貯布捆中。載歸。路遇一人。求附舟。其人狀貌雄偉。既登舟。與語甚款洽。越二宿。將別去。岸上有擔囊者。招呼之。云其友也。其人邀商與友共飲。村店中飲畢。其友擔囊先行。其人引商至野。外密語云。吾有急需。君布捆中物。暫借一用。某月某日當還。宅奉還。必不相負。幸勿聲揚。否將不利於君。言訖。長揖而去。其行如飛。頃刻不見。商大駭。急回舟。布皆捆束如故。初無移動。心甚疑之。途次不敢啟視。及抵家視之。俱空空如乃。大歎異。至某日。門庭寂然。意其所約。乃誑語耳。三日後。其人與友擔囊而至。曰。償債者來矣。出囊中金。除前數外。按月加息五分。又另出銀一封。云因吾友遲來。爽約三日。更加一月之利。商遂巡問曰。君固俠士。前日有何急用。而假吾金。其人曰。吾有至親犯事在官。急欲行賄買命。而倉卒莫辦。故暫假於君耳。商問布捆不動。銀何從取去。其人笑曰。吾自有取法。何必見問。乃索酒共飲。且云。吾輩何處不可取物。但恐貽累於人。故不爲也。飲至日暮。友云。可去矣。二人步出中庭。一躍登屋。屋瓦無聲。

人已不知所之。

### 古今第一死友

張邵字元伯。與同郡郗君章。殷子徵爲莫逆交。而尤與山陽范巨卿善。元伯寢疾。君章子徵晨夕省視。雖風雨無間斷。元伯疾篤。歎曰。恨不見吾死友而死。子徵曰。吾與君章盡心於子。是非死友而誰。元伯曰。若二子者。吾生友耳。山陽范巨卿所謂死友也。尋卒。式忽夢見元伯。元冕垂纓。屣履而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爾時葬。長與子別矣。式恍然覺悟。悲歎泣下。便服朋友之服於其葬。日馳往。赴之未到而喪已發。綯既至。壙將窆。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耶。停柩移時。乃見巨卿素車白馬。號泣而來。再拜。柩前曰。行矣。元伯死。生路異。永從此辭。因執紼而引之。柩乃前。亦異聞也。

### 古今第一俠友

吳門陳生豪俠成性。喜賭博。嘗遊金陵。在某公子家爲葉子戲。終夜獲千金。公子不服。激之曰。君誠絕技。詰朝從事。苟膽怯者。非丈夫也。生許之。翌日。公子拉門客數人。皆江湖巨猾。曰。葉子戲。乃閨中消遣品。請易呼盧局。可乎。生曰。惟命不一。飯時。贏金無算。公子情急。乃悉索門客腰纏。併力孤注。曰。劉呂雌雄。全憑此擲。生執骰。擲下大呼一聲。曰。起。滾盤良久。隻隻緋紅。遂獲全勝。公子愕然曰。世有陳生敵手乎。我儂不

知量也。拂衣去。生以儻來之物。留之不祥。遍給秦淮花粉。三日罄盡。揚帆直下。瞬息抵家。過柳巷。遇故人於途。向生告匱。生囊澀無一錢。又迫不及待。無可如何。身衣長襦。潛於無人處。脫袴付之。此雖極策。然生之好俠。真可笑而又可敬焉。

## 古今第一奇友

山右郝某。富甲一郡。性頗風雅。仗義好客。有二子。長者年已弱冠。延孝廉某君爲師。某君學問廣博。聲譽卓著。以故賓主甚相得。一日有客造郝寓。郝猶未起。客乃逕入塾中。與某君作清談。議論風生。如讀破萬卷書者。某君雅重之。未幾郝出見客。述來意。蓋於逆旅絕資。來假白金三千者。郝慨諾。問客曰。尊紀何在。取携便否。客曰。萬里隻身。未携僕役。今將往太原。請書券向錢肆付可矣。郝如其言。與之一揖而別。客去後。某君謂郝曰。公慷慨尙義。令人起敬。然與不相識者。以鉅金恐他日來者。求無厭耳。郝曰。余觀客目光如電。吐屬不凡。殆風塵中俠義之徒。與之所失。僅三千金。否則恐有絲患。某君默然。閱數月。有遺郝以書者。啟而視之。則客之謝函也。末云。令郎人品俊秀。擬爲納粟入監。俟秋闈一決勝負。望將履歷速寄某處。僕已於某月某日到京。令郎來時。倘能屈駕。便當掃榻以待。郝閱畢。色然喜。遽以履歷寄去。某君審知其徒。文字平常。卽遇盲主司。亦萬無僥倖之理。然因難違郝意。姑令多讀多做。以備觀場而已。及試期將近。



郝擇吉日請某君伴其子偕行。抵京後即訪客見面之下。相道契闊。客出監照授某君附耳細語曰。事已辦妥。令高徒領卷入場。不必問他事也。三場之前。先考錄科。郝子入場後。枯坐不能成一字。日將午。有人持卷來易視之。則錦繡成章。琳瑯滿紙。遂繳卷出。後三場亦如之。迨榜發。名列前茅。果然高中矣。訪客客已不知所往。郝子謁師會同年畢。偕師返里。親友賀者踵相接。郝與某君則固知客之所爲。願以不知客之行蹤爲憾也。一日郝入密室取銀。則見白金一封。置於几上。權之適三千兩。上附一函。略云。天涯過客。承君高義。慨假鉅金。可風薄俗。令郎掇秋闈文章。幾會憎命。本當造府申賀。祇以俗事羈身。未能如願。白金三千。謹以奉還。孝廉某君誠實可敬。恕不另柬。某月日。滄粟拜手。郝讀畢。驚異者久之。持函示某君。某君慚謝曰。今而後知公識力之加人一等也。

### 古今第一密友

清雍正初。有徐某會稽人。精申韓術。偶家居。忽有使者來。持聘幣頗豐厚。惟不具名。所訂束脩亦甚巨。徐訝曰。爾主爲何人。作何官。聘我至何處。使者曰。先生毋疑。駭。至後自知之。決不有負先生也。徐躊躇再三。約期同行。越二旬而至。使前導。歷高堂大厦數十重。至一處。使謂徐曰。此卽先生室也。服御飲食。有人司之。但不可出某處之門。出則恐不利。主人事忙。暇時自來相會。言畢。匆匆去。徐大疑。詢役人。又皆言語含

糊不數日。卽有人送案件來辦。徐閱之。皆各省重案也。方一月前使又來。囑徐自寫家書。並注明銀兩及居址。徐作書付之。俟家中覆書來。亦以原封送閱。如是年餘。徐居處甚適。惟以一步不能出門爲恨。適院牆倚有木梯。乃緣梯而升。欲覽牆外風景。不意俯首一視。方有人少步。細譖之。友人某也。急呼與語。友驚曰。可急下。此非談心之時。晚餐後當來也。徐乃下梯。及夜。友果至。謂徐曰。子之來。實出余薦。欲藉君相助爲理耳。徐曰。子豈不知令無昆弟。尙有老母在堂。何能久疏定省乎。友聞之。爽然若失。沈吟良久曰。余固無還鄉之望。若君則尙可緩圖。慎勿亟亟也。語罷卽去。後半載餘。友忽至。曰。子可歸矣。但歸後不可漏言。更不可就他人聘。速摒擋一切。自有人來相送。徐其如言。翌日果有人來。爲之整理行裝。送歸鄉里。自此不敢復理舊業。後知主人卽世宗也。

## 古今第一憨友

嘉興金日昇。與同里郭如汾爲友。如汾家富。而日昇以勸儉自食其力。如汾憨甚。每至日昇家。數日不去。食則同食。寢則同寢。不顧人之困苦。日昇有難色。然或謂日昇曰。彼旣樂居汝家。彼固有財。盍借若干。於情亦未爲不可。日昇終不願借貸。一絲會清明節。里人多作踏青之遊。如汾招日昇同往遊焉。至街衢。凡店舖所擺之食物品。如糕餌等。如汾見而取食之。不問價值。亦不償錢。食畢而行。店夥追索其金囊。中無

一文日昇爲之代價如此者已經四五店肆矣日昇責之曰君既無錢何得攫取人物此後當弗爾爾如汾曰我家穀成倉錢盈篋豈白食者哉日昇知其無可言亦不與之辨行里許有婦女一隊如汾心好之列入其中婦女始則讓之卽讓卽近婦女怒而罵曰何處癡漢竟不知男女之別也日昇代爲緩頰謂其人本正直特略愆耳歸女始置而不問二人卽行日昇步履速而前如汾隨其後久之回視不見其人日昇返其行蹤四處覓之而向之所在婦女隊亦杳無一人不知如汾果何往因其性慙恐有不測心急甚遇過客則述其人之狀貌以問之一人曰方見誘前村籬落間前有婦女數人後隨一男子却如君所言之狀日昇知其不誤亟追之終不得躊躇野外覓之不見棄之不忍忽聞巷內人聲喧譁大呼捉賊日昇近前探之蓋所謂賊者卽如汾也見其兩手已爲細繩捆綁矣方將施鞭日昇向前致辭曰此非賊敵友某也其家素封安用竊惟性慙不知如何干冒尊府求諒之有一婦告之曰吾輩踏青回彼隨後而來吾入室登樓彼亦登樓問其何事惟笑而不言非欲強取乎日昇曰非也此卽是人之慙態也萬望寬宥吾居某里必不謊言人聆日昇之說近理遂釋放之

### 古今第一損友

友所以輔仁不仁之友亦相輔而不得受其損也實多有石子琴者河內人幼穎敏讀書過目不忘父愛

之甚。延師課讀。子琴年二十餘。不與世人接。父歿。計遺產不下二十萬。足以安食無虞。惟子琴於世。故人情毫無閱歷。一日令僕夫引之。玩遊山水。以擴眼界。至一酒樓。有少年衣服鮮麗。令人歎賞。先在此獨酌。傍侍一僕。見子琴至。少年起身行禮。子琴答以禮。邀子琴共酌。子琴以爲未曾相識。不從其所請。少年再三邀之。諾而同席。互通姓氏。少年曰。僕世居毓賢里。距此不過五里餘耳。人呼三相公者。卽僕也。僕行三名三益。以早年倖獲一矜。故人有三相公之稱。子琴曰。久切瞻韓。今不期而遇。幸何如之。二人隨意暢談。各恨相見之晚。無何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子琴告別。訂以後期。少年曰。不出三日。僕當踵府領教也。子琴曰。善。希不爽約耳。至第三日。果貿然來。相見之餘。莫逆無儔。少年曰。今庚大比。以君之才。雖未採泮藻。正可先登龍門。盍納粟入監。與僕同赴省。應試。勝於家居冷落萬萬矣。子琴喜曰。願從君遊耳。功名在所不計。但納監之例當如何。我並不覺。君能代勞否。少年曰。僕靡不効力。暢飲至哺而散。明日復來曰。所委事已就。須將履歷送去。問需金幾何。曰。此區區者。何勞注意。僕已代給矣。子琴感謝不置。試期將近。各整行裝。同舟而去。至省安寓畢。少年卽率其同遊酒肆。不足。繼以妓館。又不足。益以博局。子琴歷世未深。且喜家鄉寂寞無了。不圖省垣之樂。至於此極也。子琴所携資斧本充足。不數日間。耗去千金。亦不在意。一日。少年復邀子琴同訪友。至則同寓而居者四五人。子琴俱未之識。少年代表曰。此某某君。此某某君。俱

僕舊交。品學兼優。其友命僕具酒食。飲畢。友謂少年曰。久不與君作竹林遊。今日閒暇。當共博趣。何如。少年曰。可。友邀子琴入局。子琴答曰。未能也。少年曰。可與僕合爲一脚。不致君一人寂寂也。子琴未知其隱。始許之。自午後至暮。少年耗金十二萬。謂子琴曰。今日不幸。耗失甚鉅。殊難對君。幸非現金。諸友俱同。邑擬書期單。旋里後償還可也。子琴無奈。與少年各書期單。畢。回寓。子琴仰臥床上。大有懊惱狀。少年曰。君無過慮。勝負兵家之常。此數人之技。本在僕下。今幸而獲勝。明日可復與戰。不特所耗者。全數恢復。且將贏若干金。以壯薄技。君仍如舊拚合之。子琴始疑而繼信。翌日果偕往復戰。及畢。負二十萬。子琴合諸前日。須輸十六萬。蓋少年與友早已約定。故設此騙局也。子琴不察。仍書期單。徒呼負負而已。由是心中不寧。越數日。抱病不起。既屆試期。亦不能入場。迨少年試畢同歸。其家人見子琴病狀沉重。延醫診治。醫曰。此心疾也。非藥石所能療。須解除煩惱。方可得痊。未一句。有踵門求見者。家僮入報。子琴曰。必某某諸人索銀來也。許其入見。果不謬。子琴卽出莊單付之。以了其事。自此決與少年絕交。不復往來。不意子琴已財思過度。咯血數日而死。嗚呼。如子琴之才之財。而均傷諸少年之手。是交友可不慎而又慎乎。

## 古今第一惡友

君子常思下人。小人專好上人。君子爲己。故樂與勝己者處。以求增其所不能。小人逞欲。故樂與不若己。

者處以求飾其所不及。如孫臏者才學優於龐涓。龐涓小人也。見孫臏在己之上。能不出此謀殺之計乎。按孫龐同學鬼谷子。當龐涓與孫臏別而約曰。異日富貴。必舉薦之。同立功業。及龐涓既用於魏。魏王因墨翟之言。知臏在涓上。令涓召之。涓不得已。修書邀臏。臏謝涓舉薦之恩。涓有德色。然時時忌之。必欲殺之。而後可。於是僞造臏之家書。奏於魏王前。謂臏有戀鄉私通之事。令魏王殺之。魏王曰。孫臏應召而來。今罪狀未明。遽然殺之。恐天下議寡人之輕士也。涓對曰。大王之言甚善。臣當勸諭。倘肯留魏國。大王加以重爵。若不然。大王發徵臣議罪。微臣自有區處。乃往見孫子曰。聞兄已得千金家報。有諸乎。臏不疑慮。曰。有之。涓曰。弟兄久別。思歸情也。兄長何不於魏王前暫爲請假。歸省廬墓。然後來。臏曰。恐主公見疑。不允所請。涓曰。兄試請之。弟當從旁力贊。臏然其言。是夜涓又入見魏王曰。臣奉大王之命。往諭孫臏。臏意必不願留。且有怨望之語。倘有表章請假。大王便發其私通齊使之罪。王點首。次日臏果上表。乞假月餘。還齊省墓。魏王怒。乃從龐涓之請。刑其足。黥其面。使爲廢人。終身不能退歸故土。嗟乎。龐涓之惡。達極點矣。論者謂龐涓既知孫臏才高。若肯歡然同事。則魏必強。魏強則己身亦安。而榮祿可保。即使臏位出己上。於己亦有榮施。不猶愈於身敗名滅乎。況以同學之情。同朝共事之誼。孫臏之忠厚。遂漸請其教益。則十三篇不難盡得其傳。孫臏之外。己亦可高據一座乎。計不及此。而乃出於謀殺之途。其心雖惡。而其計。

實○甚○愚○也○  
古今第一奇觀  
卷一



